

通志彙經解

12
1.411
102



明 冊 卷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二

後學鄱陽董 真卿 編集

○音訓繫陸氏音系辭易始有卦畫而巳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
 又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於孔子
 所作則繫辭之傳也陸氏曰繫辭亦作詞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
 意內而言外也上傳案陸氏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維卦皆有傳
 字此蓋鄭玄未合經傳前標題之舊也第五上下繫古今分章不同今以
 唐孔氏伊川程氏嵩山晁氏漢上朱氏諸家參定上繫凡十四章自天尊
 地卑至成位乎其中矣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至吉无不利為第二章
 柔者言乎象者也至各止其所之為第三章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
 矣為第四章顯諸仁至陰陽不測之謂神為第五章夫易廣矣大矣至易
 簡之善配至德為第六章子曰易其至矣乎至道義之門為第七章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為第八章大衍之數五十五至其知神之所
 為乎為第九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此之謂也為第十章子曰夫易何
 為者也至所以斷也為第十一章子曰自天祐之至吉无不利也為第十
 二章子曰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為第十三章乾坤其易之緼邪
 至存乎德行為第十四章 第一章從程氏第二章諸家並同第三章從
 程氏晁氏第五章從程氏第六章從程氏第七章從程氏第八章從程氏
 晁氏第十一章從晁氏第十二章首天一以下二十
 字移別章第十三第十四章從晁氏

集解

朱子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

通志堂

附錄

程子語 聖人用

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
 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上下云
 意深處全在繫辭篇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大臨
 一本云繫辭所以解易須看了易方看得繫辭入關錄如繫辭之文後人
 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
 為之者看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安節○朱子
 語繫辭思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
 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本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考
 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
 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
 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
 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並答仁傑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
 為精密是易之括例 道夫曰歐公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
 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
 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纂註
 字又却本所无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入耳並道夫
 雙湖先生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兩出曰繫辭焉所以
 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
 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
 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大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
 去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

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無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
 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
 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
 蓋太史公受易揚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
 耳○愚案繫辭上下傳程朱分章不同今既合二家為一故
 不復識別經文則從朱子讀者於集解分節處自可知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音訓卑陸氏曰如字又音婢本又
 作卑同斷陸丁亂反見陸賢通反

集解 朱子

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
 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
 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
 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
 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
 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附錄 朱子語天尊
 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
 前天地便是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
 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淵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備天地物也乾坤理也 柴氏集解或謂此第一

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爾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觀天地則見易也銖問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銖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謨善有善類惡有惡類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爾淵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事物則所聚者皆好事物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謨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日月星辰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川動植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未嘗不相雜而各自為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否云亦是銖上是天地的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董錄變化流行非形象無以見集解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唯此處最親切文辭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傑問繫辭首章之義曰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龜山說得深了易中固有言明卜句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龜山說得深了易中固有言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上句是說天

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易說
纂註 錢氏曰无畫之易易自兩儀始蓋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上言尊卑而下言卑高○張子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又曰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可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自然之理天圓則須轉動地方則須安靜又曰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位六位也貴賤觀屯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訟上可見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楊氏萬里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鷦之巢无鳥之子馬之廐无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象者其精華之發於上形者其體質之留於下蓋雷電日月之類象也水火山澤之類形也天地所以變化而既成萬物者也○柴氏曰冲漠无朕之中萬象森然乾實成之一氣之感萬象畢著坤實成之變化之神於此始見○朱氏曰陽為貴乾也陰為賤坤也在天成象陰陽也在地成形剛柔也陰陽極而相變陰陽之氣變於上剛柔之形化於下陰陽交錯剛柔互分天地變化之道乾坤之交也爻或得朋或失類或遠而相應或近而不相得

或睽而通或異而同此吉凶所由生也○楊氏時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一也一
 闔一闢往來不窮其孰為乾孰為坤邪觀乎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為君為父
 以天尊故也坤為臣為子為妻地卑故也又曰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尊卑陳
 矣五為君二為臣則貴賤位矣又曰乾道成男自坎至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
 自巽至兌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陽者无物不然矣八卦類萬
 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分也以其所言推其所未言亦无物不然矣有聚
 有分則同異交錯而吉凶之所由分也○游氏曰在天成象則鳥與火虛與昴
 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歛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
 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
 司馬公曰象有隱見形有死生易皆效之是也然則乾坤定於天地貴賤陳於
 尊卑剛柔斷於動靜吉凶生於方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為之也天地之
 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為教爾○雙湖先生曰天尊地卑陰陽
 固有自然尊卑之象然於易上欲見其尊卑處何者為最親切曰自太極生兩
 儀象卦最可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陽已居先矣至於陽儀之上生一
 陽一陰先陽固宜也陰儀上當以陰為主矣其生一陽一陰亦以陽居先焉以
 至於六畫莫不先陽而後陰於是首乾終坤乾不期尊而自尊坤不期卑而自
 卑於此見尊陽卑陰非聖人之私意卦畫自然之象而亦造化自然之位也又
 曰案朱子訓方義蓋本程子而諸說訓為四方亦不可不備龜山與南軒徑就
 後天八卦論方物南軒曰如乾位西北坎艮震陽皆以類聚坤位西南巽離兌
 陰皆以類聚此方以類聚也乾為天而坎水艮山震雷皆羣分於此坤為地而
 離火兌澤巽木皆羣分於此此物以羣分也或聚或分而得者為吉失者為凶
 吉凶生矣愚意方物聚分本只就四方萬物說吉凶生方是易然萬物之類聚

羣分其具列於八卦亦有如二先生所言矣若就先天八卦論乾兌離震巽於
 陽儀故類聚於東南巽坎艮坤生於陰儀故類聚於西北而八卦之物亦
 卦而羣分焉亦未有不可要之繫辭首章是說作易事
 作易莫先於伏羲則方物之聚散是論先天八卦矣

八卦相盪

○音訓摩陸氏曰本又作磨末何反京云相盪切也馬云磨切
 也盪陸氏曰眾家作蕩王肅音唐黨反馬云除也桓云動也唯

集解

朱子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
 推盪而已兩相摩而為四相摩而為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附錄

朱子語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淵問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
 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
 也先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
 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
 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
 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摩
 是兩箇物事相摩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
 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圓轉去殺它
 磨轉它底意思淵相盪只是相摩易說盪以磨便開了
 息是剛柔相摩一出入是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
 見之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昇騰

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音訓鼓陸氏曰動也雷霆陸氏曰
 王呂音庭徐又徒鼎反又音定運

行陸氏曰

集解

朱子曰此變

附錄

程子語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

姚違行

集解

化之成象者

附錄

子語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錄○朱

坤定矣

集解

是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

纂註

賤剛柔吉凶變化言

變易之用也

集解

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附錄

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

集解

朱子曰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

附錄

語此以上是将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淵

天地父母分明

集解

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

附錄

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賀孫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通人物而言

集解

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

附錄

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潤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无陰女

便都无陽

集解

這般錯看淳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

附錄

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

卦中見造化

集解

關樞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只是模寫他這箇淵游氣紛

附錄

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

環如磨游氣紛擾

集解

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附錄

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集解

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

附錄

靜天地之間理之所不能已者其相摩相盪非有機織綱維而然也至於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

集解

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著也○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然

不越乎乾坤也

集解

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為三女得坤之道也

附錄

又曰乾陽物也得乎乾者皆陽物也乾道成男是也坤陰物也得乎坤者皆陰

物也坤道成女是也

集解

楊氏萬里曰自是故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言乾坤錯

附錄

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摩坤之柔以坤之柔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

相盪鼓之以雷霆

集解

而為震離莫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為巽坎莫之潤而

附錄

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為坎離莫之運而運也得乾之剛者為長男中男少

男得坤之柔者為長女中女少女

集解

莫之成而成也易之乾坤其神乎

附錄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音訓大

泰王肅作泰坤作陸氏曰虞

集解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

附錄

姚作坤化姚云化當為作

乎陰陽者莫不如此

集解

大抵陽先陰後陽施

附錄

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子語乾知大始

集解

坤作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則生物之始乾始物而

附錄

坤成之也

物坤管下面一截

集解

有所作為節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

附錄

始成物是萬物資生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形之時故有為蓋卿大

始是萬物資始乾

集解

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董知猶管也

附錄

作猶為也乾始物而坤成之記曰樂著大始坤作成物先儒讀為附著之著則

此之謂也

集解

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

附錄

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夫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

之而陰必附陽

集解

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

附錄

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

通志堂

集解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

附錄

程子語坤作成物是積學處

乾知大始

集解

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附錄

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終其勞也胡錄

張子曰天地雖一物須從此分別大始者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

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自地而漸形不謂之作謂之何哉○柴氏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為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

成之意坤實為之○余氏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兩物之雌雄觀乾坤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一物之首尾觀乾坤也男固屬乾女固屬坤而男女之始

皆稟於乾其成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音訓易陸氏曰以鼓反下同皆育於坤也

云能當

附錄 朱子曰語乾以易知蓋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

物能成 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備乾德剛健做

時便通透徹遠攔截障蔽它不得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它恁地

做得不費力淵健則自是易這如龍興而雲從虎肅而風生鴻毛之遇順風巨

魚之縱大壑都不費力劉彙坤以簡能者坤最省事更无勞攘它只承受那乾

意生將出來便見得是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木之問乾

坤易簡之理曰易簡只是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健底人遇事時自然覺易

只是不難又如人稟得順性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只是不煩然乾之易只簡

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着做上一截事只做下

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隕然確

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

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簡字却難理會易字却難說他是

健了是自然恁地都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行不妨掉臂便

是這樣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輝方伯謨問乾坤易簡

曰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只是一箇恁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

道做將去賀孫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

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

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

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盛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

物別无作為故其理至簡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煩擾故

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觀之 纂註 張子曰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

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 乾始萬物莫之為而為也以易知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其簡而能之故成

物而已○朱氏曰乾確然不易无為而為萬物宗以易知也天動地隨坤順乎

乾其作萬物也以簡能也○楊氏萬里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 易則

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集解 朱子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

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

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附錄

朱子語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以人
 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
 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文蔚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
 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董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
 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不能大須是兩頭齊着工夫始得周備
 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
 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則與天地參矣德者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
 成頭緒有次第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處必大先生曰鵝湖之會子
 靜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
 易知者乾是至健要做得直是易坤是至順順理而為故曰簡此言造化之
 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
 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人傑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
 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
 乎中亦是聖人也問本義云知則同心從則叶力如何曰易知底人人心自
 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
 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謨問知則同
 心從則叶力一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同心既
 易從則人皆可叶力一於內故可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
 己者兼於外故可大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董
 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
 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絕矣○丘氏曰知猶識也與上文易知之知異○

纂註

朱氏曰乾坤之道觀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道較然著見矣然反觀吾身善端
 所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
 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蓋以此推天下未有不
 知而從者也我知之人亦知之故有親我行之人皆行之故有功有親則俟百
 世而不惑有功則放諸四海而準可久者謂之德可大者謂之業賢人之德業
 至於配天地成位乎兩間可謂久且大矣然不過健順而已而健順者在反求
 諸己而已知此則天尊地卑八卦相盪在乎
 中矣古之傳此者唯曾子子思孟軻則然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音訓而成位乎其中今本有
 矣字陸氏曰馬王肅作而易成

集解

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
 其中之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方事理
 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
 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軌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
 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
 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
 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
 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
 象成位在乎中也○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
 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
 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附錄

朱子語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
 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是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胡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中以成三才以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問程子云乾當始物當字如何形容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得為切密

纂註

張子曰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朱氏曰乾坤之理盡於易簡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則上下與之同流德業既成乃位乎兩間與天地為一○柴氏曰人心一造乎易簡而天下之理舉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雙湖先生曰第一章專論伏羲體造化以作易之事重在乾坤二卦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先天易首乾終坤包六十四卦於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未歸結乾坤易簡之德賢人體之造其極聖人之能事畢矣

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音訓吉凶陸氏曰

集解

朱

曰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附錄

朱子語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爻而无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以辭故

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賀孫易當來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

纂註

楊氏時曰總言易之為書也○朱氏曰聖人設卦

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生變化集解

朱子曰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

附錄

朱子語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淵此吉凶所由

纂註

楊氏時曰總言爻之變動也○柴氏曰剛是故吉凶者失得

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集解朱子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

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附錄

朱子語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凶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必

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節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遲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遠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很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易說過便悔不及便吝必大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

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閒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問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切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中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學

筮註 朱氏曰得失之初微於毫髮及有吉凶則得失之象見憂慮虞度躊躇而不決者得失未判之時也及有悔吝而憂虞之象見凡此明人道也○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音訓剛柔者晝夜之象陸氏曰虞本作晝夜者剛柔之象

集解 朱子曰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變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

化也趨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也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

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附錄 朱子語變化者進退之象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元而有化昇自有而元也 變化只進退便是進者陰變而為陽如自坤而乾退者陽變而為陰如自乾而坤方變而未定故曰進退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問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此章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如子午卯酉酉是陰陽未定子午是陰陽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又曰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並董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无痕迹變有頭面逐漸消縮去无痕迹以至於无者化也陽化為陰剛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有頭面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先生云得之銖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事物皆有此兩箇貫孫繫辭一字也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易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止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

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謨言易之所有皆人事天理之常以釋上文之意。三畫成卦三才之道也。兼而兩之則為六爻。動謂九六之變。並集解。朱氏曰：陰陽進退於子午孰知其然哉？萬物繁鮮而搖落則進退之象見。所謂變化者不盡於是也。此特其凡耳。糾察相分死生相纏。无非其變化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日升降於太虛之中。本元晝夜由地上而觀之。則出乎地為晝。入乎地為夜。然南極大暑北極大寒。東西出入之際晝夜長短。中國自不同。故剛柔之象亦然。凡此明天地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辭也。 ○音訓序陸氏曰：陸績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之案：作象乃與下義合。樂陸氏曰：音岳。適會也。虞本作所變。晁氏曰：虞云：舊作樂。誤。玩陸氏曰：五亂反。研玩也。馬云：貪也。鄭作訖。

附錄 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 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

纂註 張子曰：序猶言分也。易中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必大。

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默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無窮。故樂而玩。○齊氏曰：序作象。則與上下文義合。易唯序卦專言次第。故不若作象居處也。象言吉凶悔吝。蓋其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其合必如此。悖必如彼。而唯易之聽焉。所謂安也。○南軒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

之奧寓焉。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聖人既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朱子曰：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

附錄 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 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

纂註 張子曰：序猶言分也。易中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必大。

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默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無窮。故樂而玩。○齊氏曰：序作象。則與上下文義合。易唯序卦專言次第。故不若作象居處也。象言吉凶悔吝。蓋其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其合必如此。悖必如彼。而唯易之聽焉。所謂安也。○南軒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

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朱子曰：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

附錄 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 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

纂註 張子曰：序猶言分也。易中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必大。

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默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無窮。故樂而玩。○齊氏曰：序作象。則與上下文義合。易唯序卦專言次第。故不若作象居處也。象言吉凶悔吝。蓋其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其合必如此。悖必如彼。而唯易之聽焉。所謂安也。○南軒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

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朱子曰：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

附錄 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 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

纂註 張子曰：序猶言分也。易中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必大。

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默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無窮。故樂而玩。○齊氏曰：序作象。則與上下文義合。易唯序卦專言次第。故不若作象居處也。象言吉凶悔吝。蓋其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其合必如此。悖必如彼。而唯易之聽焉。所謂安也。○南軒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

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朱子曰：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

附錄 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 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

纂註 張子曰：序猶言分也。易中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必大。

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默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無窮。故樂而玩。○齊氏曰：序作象。則與上下文義合。易唯序卦專言次第。故不若作象居處也。象言吉凶悔吝。蓋其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其合必如此。悖必如彼。而唯易之聽焉。所謂安也。○南軒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

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朱子曰：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

附錄 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之宜所以盡三極之道也○柴氏曰居者靜而未涉於事也動者涉於事也居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蹟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項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雙湖先生曰上言君子居觀樂玩皆是居之事下文以居對動言重在行之事矣其曰觀象玩辭申上文義也嘗觀此第二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下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變者也

○音訓交陸氏曰戶交反說文云交也

集解

朱子曰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附錄

朱子語交是兩箇交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者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董

纂註

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類是也六爻變動不可為典要故曰言乎變○蔡氏曰爻言剛柔變化

補過也

○音訓症陸氏曰徐才斯反馬云瑕也

集解

朱子曰此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朱子語問悔吝者只是

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隱惡比護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必大南軒張氏曰悔吝雖未為大過然悔未純吉吝未純凶如物有瑕疵也无咎本有咎能以善補其過惡故无咎也○朱氏曰易有言又誰咎者其咎實自取自咎矣吉凶悔吝一也其實悔吝无咎所以明吉凶也柔不言无咎无咎則悔可知矣吉凶而不言吝吝不足言也○愚案西山真氏歷舉易中无咎之文以釋補過之說而記其後云子友湯伯紀曰无咎之所以善補過者蓋謂卦爻中有時位之難處本當有吝以其善處故免所謂轉禍為福易危為安故謂之善補過耳非真以為某卦某爻先有過而後能改也今之所取本為改過而无咎之辭取之太汎但當取豫上六臨六三復六三離初九損六四夬九五六條皆改過之親切者餘爻可削伯紀之說是矣然當處難之時而處之善乃可以无過尤學者所宜盡心故存

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音訓辨陸氏曰如字京云明也虞董姚顧懼蜀才並云別也

集解

朱子語問

曰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它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錄問齊小大者存乎

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辦之義一云猶斷也小謂否

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必大齊又不是整齊如叶字是分辨字董

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為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主雖小大不齊而剛

柔得位為一卦之主則均○錢氏曰存字與上文言字正相應言易中皆已具

而可求也○雙湖先生曰自乾坤外雖皆陰陽之雜然伏羲畫卦生於

陽儀者三十一生於陰儀者亦三十二陰陽均齊意其以此齊之也

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音訓介陸氏曰音界王肅于

驚也鄭云懼也王韓

云動也周云救也

以動其補過之心

而可以无咎矣

附錄 朱子語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

字如所謂界至界尺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愛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

輝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束當察之幾微之際无

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為无咎董

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耳

介何也寬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諸儒說異同吾

謂介者謂細微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楊氏時曰介者始萬

物之時震者動之將形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

際過此則无及矣○龍氏仁夫曰震動也不能察於其介事既震動咎將及之

欲使轉而无咎又當致力於悔時所謂補過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

○雙涉先生曰祁氏之說可與輝錄互相發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

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音訓險易陸氏曰以鼓

反京云險惡也易善也

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位有貴賤之分

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

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

隨其事也○朱子曰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朱子語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

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

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不是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

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矣易說遇好卦便說得平易如泰謙之類是

也凶卦便說得艱險如困睽之類是也董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為大陰為

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

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它底透只是依眾說如所謂吉

凶失得者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

一字不得只是其它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張氏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

道也能從則不陷於凶悔矣○柴氏曰卦之義雖无小大之用其辭可見辭有

凶吉故險易以分險辭憂懼戒謹之辭也易辭安平休美之辭也○朱

卦辭之易凡平易可通者是也辭之險如見斗見沫窺戶無人與曳牛掣負塗
 載鬼之類是也上文齊小大與此義同○雙湖先生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
 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
 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汎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
 統體爻辭言變使人知爻之推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
 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補過此自是一節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
 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夫位者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人
 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悔吝則小疵亦可免矣
 人知萌悔心自可无咎則亦自无過之可補矣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
 悔吝震无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之以是故以
 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无

天地之道

○音訓準陸氏曰京云準等也鄭云中也平也爾陸氏曰本又
 彌終也綸迹也天下之道今本作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

天地之道陸氏曰一本作天地
 之意綸有選
 附錄 朱子語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德地糊合之使泯无縫
 擇條理之意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脗合
 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精密之意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
 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于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義剛如天
 地之化雖是周密渾然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

之聖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淵易道本與天地準所以能彌
 綸之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
 天地有未至處易 纂註 朱氏曰聖人觀天地以作易其道甚大與天地均故
 却能彌綸得他 能用天地之道○楊氏萬里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
 之道以為易之道故曰準準法也如太玄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以易之道
 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經理也如君子經綸之綸彌滿也惟準則乎天地故
 能彌綸乎天地非以易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游氏曰彌之使不虧其
 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前而能成綸之使无失其
 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 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
 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音訓察於陸氏曰一本作觀於
 反終陸氏曰鄭虞作及終說陸氏

集解

朱子曰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

附錄

程子

曰如字宋衷始
 銳反云舍也
 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
 求入關錄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
 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安節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
 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

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大隱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死則知生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答鮑若雨：魂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呂氏精義：鬼是往而不反之義。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棘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從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與妖？曰：只妖亦无人心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爾豈知適然精義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无然，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有者亡，更无物也。鬼神之理，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无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安節曰：朱子語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生死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人傑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顯于問天文為理，地理為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必大先生因舉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因。蓋以形之時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問：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

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人傑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以大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之生，則必知其後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易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于天，魄降于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賀孫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為變，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魄離魂之意，自可見矣。義剛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大地公共底謂之鬼神。變孫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所知矣。降者屈而无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辨蘇易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暖者為魂，魄先有魂而後有魄，故魂常為主，為幹，魄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魄者魂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寓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是具陰。陽如言徂落徂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人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必大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

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
 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
 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
 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
 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銖宰我曰吾聞鬼
 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
 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
 這便是魄降令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則升而散故云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
 地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賀孫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
 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
 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賀孫橫渠
 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无而无其說亦自分曉必大賀孫問游魂為變間有
 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者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
 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
 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
 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賀
 孫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
 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恒矣○張子曰動物本乎
 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陰陽之氣
 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莫知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
 者其游魂為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

纂註

楊氏時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

說也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又曰精氣者自无而有
 游魂者自无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无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
 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尹氏曰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是死生之意否曰然是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魂一句○朱氏曰陰陽之
 精五行之氣氣聚為精精聚為物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
 天魄陰歸於地又曰形始化曰魄氣能動曰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子產
 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及其散也形散而魄散故季札曰魂氣則元
 不之也神伸也其氣息而日息鬼歸也其氣散而日消物其形也散其情也然
 則氣何從而生乎曰太虛氣之本體人之形也動則聚而為氣靜則散而為太
 虛動靜聚散有形无形其鬼神之情狀乎○楊氏萬里曰鬼神无聲无臭何為
 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為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
 物存魂游則物云游者止之變也云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
 知矣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此其情也○柴氏曰萬物皆有始故生有終故死有不倚於生死而死者不能
 違之者出乎震而成乎艮之說也○鄭氏原善曰易大傳言原始反終故知死
 生之說原者推究其本也反猶覆也謂以其始者而覆觀之也生者物之始死
 者物之終推究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觀其終而知所以死矣夫子答季路之
 問死雖不質言之然味其語實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蔡氏曰自仰觀天文至鬼神情狀三者以易窮理之事也

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與天地相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音訓知

陸氏曰如字鄭云道當作導流陸氏曰

集解

朱子曰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

如字京作留樂天陸氏曰虞作變天
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
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
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

附錄

程子語今語道則須待
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

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木心使為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
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大臨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
言知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
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大臨仁者不憂樂天者也絢仁
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

顏子簞瓢在它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光庭○朱子語與天地相似故
不違凡其不違以其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必其與天地不相似矣備與天
地相似方且无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
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易說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人傑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
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盡濟天下董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

幽明死生鬼神之理易說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行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
是自處三節各說一理淵旁行而不流比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
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有恁地處頗難曉必大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甲安是隨所
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己私純是天
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
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
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是及物處必大安土者隨所寓而安也敦乎仁者
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
樂山之意於此可見答何鑄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
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去偽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
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又曰此語說仁最密淵上文易與天地相似此下
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是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此下
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人
傑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之先知得
之地又言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
貞也不流是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不入
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
故能愛一句專
說仁也人傑
纂註
楊氏時曰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為三則相似而
則過矣道不足以濟天下則知亦有不周者若佛老之徒則過之者也縱心之
所為而各當於道則不流矣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苟能樂
之安之則事變之來猶風雨寒暑之序夫何憂素富貴止行乎患難隨所寓而
安之則无惡於物矣又能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我也尚何不憂之有○

柴氏曰極高明故周盡萬物之理道中庸故能濟天下敦仁者以萬物為一體以體物之心安不擇之地愛无息時也○雙湖先生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间所以不違推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汎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智盡性之學

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音訓範圍陸氏曰鄭云範法也馬王肅張作犯違張云 **集解** 朱子曰此聖

範違猶裁成也知陸氏曰如字荀爽柔之明僧紹音智 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附錄** 程子語範圍天地之化而不一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附錄** 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

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入關錄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大隱晝夜死生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之易无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絢○朱子語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漏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開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人傑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束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一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爾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易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夜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必大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易說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目異而時不同淵无

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一箇道理若恁地說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
 它那箇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闢闢剛柔
 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又曰此體是箇了淵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
 造化一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
 般董陽不測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
 陰陽之道能通之○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
 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
 成就而使之不遺○張子曰體不偏滯乃所謂无方无體偏滯於陰陽晝夜者
 物也若道則兼體而无累也以其兼體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
 一闢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
 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耳○項氏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二
 句者一章之主意也自仰以觀於天文至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
 與天地準也伏羲觀天見陰陽之象察地見剛柔之形畫奇偶以準其象使萬
 物之情皆以類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
 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摺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
 變六劫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為物奇
 偶之畫所以有象魂游而為變九六之化所以為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
 知矣自與天地相似故能於天下之理无所違奇偶之變通於萬物之情故知雖崇
 而不失之於過當於萬民之用故道雖廣而不失於流樂時位之推移而知其

卒歸於有數故能乘化而不憂隨時位之險易而常遂其濟物之心故能无往
 而不用其愛夫能具其理故能通其變能通其變故能極其數能極其數故能
 用其利凡易之所能備於此四者也自範圍天地至易无體此三者者總結一
 章之義以見其彌綸之功也蓋易有奇偶二畫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
 不能越乎其外所謂彌也曲成萬物之始終而无一物之或遺此所謂綸也此
 即上文四故之所能也通乎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此所謂道也
 此即上文三知之所知也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奇偶之變亦與之
 周流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此一節正以明始初之意而極言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集解 朱子曰陰陽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附錄 程子語一陰

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深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闢便是
 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闢者道開闢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
 開闢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
 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
 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並入附錄一陰一陽
 之謂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闢一闢謂之變良佐○朱子
 語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則是道之全體非陰陽之外別有道也胡問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此說得之荅石擊鉢問
 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闢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
 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銖陰陽之端動靜
 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
 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辨蘇易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為一陰而一陽者乃道體之所為也答陸九淵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董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是道今曰一陰一陽不是道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闢一闢謂之變亦然揚驥理則一而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董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地氣將去只是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已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學業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

纂註 楊氏時曰通天下一氣是說人性上事諱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董

者即此而已又曰斯於穆不已无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繼之者善** 胡氏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一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為道也

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附錄 程子語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

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入關錄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與在萬物曰如雨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某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顯子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附着成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董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着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節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 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底董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易說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人傑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旬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黃灝陳淳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這箇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胡流行於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大雅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性輔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繼善是流行出來成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稜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義剛孟子言性善繫辭云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
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後事謨問孔子已說繼善
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得孟子方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
賦孟子說得踈略孟子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易說周子通書誠上第一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先生釋之
曰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言乾坤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
乃實理流出而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
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
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雜也粹无疵也言天之正則實理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
无不善之雜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
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以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
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
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
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又通書後錄曰善之與性
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
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
陰之靜也以此辨之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
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
若人傑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

不為无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无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
答德明問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
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
而就下也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
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
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
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問相繼之者善也周子是
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答人傑
纂註 齊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乘之機也動而
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
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哉一陰一陽此生生之機所謂道也○楊氏時曰繼
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
上說如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義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音訓鮮陸氏曰
也鄭作匙馬鄭
王肅云少也
集解 程子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
為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
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

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
 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
 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
 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也其義周
 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
 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
 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
 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
 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
 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
 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
 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朱子
 曰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
 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
 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
 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附錄 程子語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
 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
 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絢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
 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
 人有仁不見大體○朱子語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

者闕之故仁者只見得它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它貞靜處便以
 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不著行矣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謂各隨人氣稟偏處見仁亦屬陽知亦屬陰此又分著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耳或問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曰程
 子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
 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答呂伯恭太極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不成動以前便无靜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
 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
 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
 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无窮如此義剛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者誠之通
 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
 命也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有本然
 之妙也動靜有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
 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无不存焉自其微者而觀
 之則沖漠无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備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
 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集解
 管蔡註 齊氏曰仁者見之於
 已動之後而識其動
 通志堂

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知百
 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
 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
 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聖人而後
 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知者之知其視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
 相遠哉○尹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以與知與能天地同體耳天地之有陰
 陽晝夜人之有生有死進退知此則與天地同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善也晁氏曰案篆元藏字鄭訓非耳

朱子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
 謂機絀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語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集解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入也故不得無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
 也絢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辭天地以无
 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尹焯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游氏拾
 遺此天地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大焉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
 則不可名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口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
 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
 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時氏拾
 遺○朱子語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
 用是流行發見底物事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

集解

骨子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事萬物其粲然發
 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
 利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
 諸仁藏諸用之謂也又云顯諸仁似忠藏諸用似恕顯諸仁似以貫藏諸用似
 一易說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
 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
 裏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
 便是骨子人傑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董顯諸仁如惻
 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
 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
 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一箇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
 成處易說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董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
 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人傑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
 者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
 枝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
 富有也董又曰如此一大德未其始只用一箇母字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
 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
 人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
 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
 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
 又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董明道二語最好天地
 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

亦何嘗有心來讚

纂註

邵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成歲顯諸仁也不知其所以然

○楊氏時曰其生也其殺也咸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憂哉蓋聖人與人羣也其憂樂以天下則與天地異矣仁與用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孰加焉○朱氏曰天理自動萬物聽之鼓萬物也此天道无心之妙猶不與聖人同憂者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可憂者同乎元憂以謂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則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乎○蔡氏曰用者神運元迹仁者庶物露生故在天則生者為仁而所以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天不可以知言也知不離乎心有心則有憂此天之道所以分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仁與用天地之德業而其盛大又有非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勉齋黃氏曰或問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竊疑造化之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緘之妙何以見其自外而內答曰仁本是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斂成實便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之用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集解

朱子曰張子曰富有者大而不外日新者久而無窮

附錄

程子語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日新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大隱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尤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也○朱子曰說箇富有字說

言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

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无不理會方得若才工夫不到業无由得大小間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備

纂註

蔡氏曰富有廣大不

禦日新悠久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真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為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

生生之謂易

集解

朱子曰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附錄

程子語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他物不與有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絢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大臨天地陰陽其勢高下其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一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之謂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之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為无窮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並安節

纂註

朱氏曰陽生陰陰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生生不窮如環无端此之謂易○程氏鉅夫曰生生之謂易利初盡而復已生生不息摩有間

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音

割成象陸氏曰蜀才作成象爻法今本作效法陸氏曰故

集解

朱子曰效呈也法謂造化

附錄

朱子語既說盛德大業又說它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
可見者 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
只略成一箇形象到得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又曰到坤處都細了萬物一
齊出見 象謂風雷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人傑成
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只有箇象是方做未成形
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便如日月星辰風雲之類亦無箇實體只有箇懸象
如此效者陳也呈也如禮記中效羊效犬效馬今人言效力之效法是一成已
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一定已成之法乾便略坤便備必大
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以法言
之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成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
理本无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
大槩乾底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淵
纂註 柴氏曰朕兆之可見者皆成象所以為乾感而遂通成法著見所以為
坤○齊氏曰見乃謂之象成象其生而可見者也觀下文言大生可見
成象則可法之效因其成象而法之也觀下文言乾
靜也專而坤為之翕乾動也直而坤為之闢可見
極數知來之謂占

通變之謂事

集解

朱子曰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也
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
朱子語占出這事人便依它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
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
是要做占用矣學蒙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
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又曰乖崖曾見希夷來其言亦自

附錄

張忠定公言公事
有陰陽意蓋如此

太極圖淵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起却在那極數知
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顯子

纂註

朱子曰
天數二

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可以前知此之謂占○張子曰極數知
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之所以措於民者遠矣○蔡氏曰極
數極著數也通變通卦變也○齊氏曰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通彼言其自通也故曰變通此言聖人通之也故曰通變
測之謂神 程子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
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之
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
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
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
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朱子曰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
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

測之謂神

集解

程子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
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之

附錄

程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晁
氏容語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言數處而已入關錄日新之謂
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得之絢○朱子語陰陽不測之謂神
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走去无
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
事周流其間學蒙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得之
明道提此三句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已
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謂乾效法謂坤便是
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

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董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淵
纂註張子曰一物兩體一故神乎一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楊氏時曰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謂之盛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其實一物也知所謂一物則凡散殊不一物者皆源源自見矣○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卦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雙湖先生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其在造化者生而為人則自繼善成性之後而有仁知百姓之分生而為物則自顯仁藏用之後而有鼓萬物之妙君子之道鮮聖人所憂也造化不預焉而自極其德業富有日新之至其在易書者自生儀象以至生卦成象而為乾陽之為也效法而為坤陰之為也此陰陽之在卦者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通陰陽老少之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著者故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在造化者以體言在易書者以用言也聖人其殆假易書之陰陽以洗其憂世之心望天下為君子之歸而成造化所不及之能者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音訓禦陸氏曰魚呂反禁止也邇今本作迤陸氏

集解朱子曰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存備言无所不有
附錄朱子語易不是象乾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它那大坤便做它那廣淵問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无小无大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宜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必大靜而正謂獨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

纂註楊氏時曰以言乎遠則无求諸外也取諸身而已反而隱之於吾心則所謂靜而正者默可識矣○蔡氏曰正不偏備偏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偏言乎天地之間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音訓專陸氏曰陸績作博音同翕陸氏曰虛

集解朱子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口婢亦反闢也
附錄程子語乾陽一有物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躁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語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蒼胡廣仲乾靜專動直而夫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仿佛似恁地淵以乾坤二

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賀孫人之知識不可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知崇處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處有開學只是知與禮它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

纂註 齊氏曰就天地言曰盛德大業就聖人言曰崇德廣業是說知禮淵 崇欲其盛廣欲其大也知屬水內陽而外陰故欲崇禮屬火內陰而外陽故欲卑蓋亦各矯其質也天下莫有

崇於天者故欲效天下莫有卑於地者故欲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集解** 程子曰易之道其

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

存乃道義之門也○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

程子語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默識而自得

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矣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无中乎若

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天地只是

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並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尤以見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大臨天位

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並綯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大臨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綯○朱子語天地設位而易行

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答連嵩卿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並成性猶言見成底

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易說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

常在這裏存之又存湯沫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否曰衆人多是說到

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成性只是生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

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有開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為是必大

成性與成之者性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

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爭些子也如正心正誠意誠相賀孫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 堯舜性之身其性本渾然

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

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變孫問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答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

其知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

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以道義便是易

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而言設問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

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

上說敬則是這道理流行不敬便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德地變易便是天

纂註 錢氏曰設位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設位而易有又曰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行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雙湖先生曰此章贊易道之至聖人所以崇廣其德業而參天地也切意聖人之稱非汎蓋指作易聖人也崇德乾之事庶業坤之事知崇效天而乾畫成矣禮卑法地而坤畫成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畫易亦无非所以教民上筮決嫌疑定猶豫俾得以存存其已成之性

而由乎道義之門耳夫子之意或者在此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音訓賾陸氏曰

作册京作 **集解** 朱子曰賾雜亂也象卦 **附錄** 朱子語問聖人有以見天下

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

象也說得好董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說卦畫之初否曰正是說卦畫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同六十四卦自六十四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學象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疑是比度之義易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止故謂之象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個說文賾雜亂也古元此字只作噴今從匪亦口之義必大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那從口這從匪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 **纂註** 齊氏曰朱子云探賾索隱它雜亂說將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淵

體或以各體或以互體或以飛伏體各連上下二體雜然取之非可以一律拘也聖人於諸卦諸爻各擬度其物以形容之而象其所宜蓋所謂惟其時物也故雖鄙細及於覆餗塗豕之類而不可惡○楊氏時曰形容者乾為圓坤為大與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

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音

訓典禮陸氏曰京典作等 **集解** 朱子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

姚禮作體斷陸丁亂反 **附錄** 朱子語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言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

其虛也 **附錄** 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觀會通行典禮只是

通志堂

說道觀他會通處後却求箇道理來區處它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它便是動也淵會便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道夫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個合行底却是通處也學蒙會是眾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雜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年而刃若新發於剛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貫通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通而後可行典禮必大會通者觀眾理之會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所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母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備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外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關凡事物之常皆是 劉彊問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辭 纂註 錢氏曰人事百千萬變而莫不各有一定不易之謂卦爻之辭並董 則其所謂宜所謂典禮者歟 柴氏曰動非紛擾可見者也凡消息進退屈伸往來已然未然之謂也會通謂事與理合而通行處典禮猶典常法度也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通行處欲常行

法度不廢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爻而斷之曰如此則為吉如此則為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廢之矣此易所以有爻也 言天下之

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陸氏

曰烏嫁反荀作亞亞次也又烏路反馬鄭烏洛反晁氏曰案亞古文善惡字至動陸氏曰眾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蹟云蹟當為動九家作册晁氏曰案虞作動云舊誤 朱子曰惡 附錄 朱子語先儒多以蹟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

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蘊本末无不盡也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字或烏故反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是少雜問蹟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是少雜亂學蒙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

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必大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音訓

氏曰陸績姚桓玄 集解 程子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蹟深遠也而比擬其

荀柔之作儀之 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

然也。朱子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附錄

程子語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

擬議之否？曰：然。必大擬議以成其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

纂註

項氏曰：學

矣。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易說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住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末章亦有此段，其下文則亦歸於人之德行正與此同。自此以下引爻辭七章皆教人擬議之方。姚大老曰：自天祐之一爻亦當在此章之末，脫簡在後耳。○雙湖先生曰：章首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文王也。所謂賾者言乎變是也。所謂柔者言乎象是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周公也。所謂爻者言乎變是也。不可惡不可亂，復釋上文擬之而後言以下，即極天下之賾者存乎變是也。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之事，此卦爻所以能成其變化斯人之功也。

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不愼乎

○音訓和陸胡卧反，靡陸氏曰：本又作糜。云北又余又云：彼友京作劇。行陸夏孟反。見陸賢遍反。樞陸氏曰：尺朱反。王虞云：戶樞一云門曰機。陸氏曰：王虞云：弩牙也。

集解

朱子曰：釋中。朱子曰：語鳴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

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皆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董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繫只說這意，都不解着我好爵二句學象。

纂註

柴氏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必和

情之所同，無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靡於此，心之所欲，元物我之間也。言之善人皆以為善，故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為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趨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皆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

○音訓默陸氏曰：字或作嘿。斷陸氏曰：丁亂反。王肅丁管反。

集解

朱子曰：釋同人九五

父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附錄朱子語同心之利雖金石之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後笑聖人却恁地解學蒙纂註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

名何曰仁而已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出處語默未嘗同及及其

同迹異君子不以迹聞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

同道則史直蓬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

則石可裂金可折蕙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離北

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雙湖先生曰二人九五六二也先號咷

後笑先隔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借爻辭論同心之利可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

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音

訓陸陸在夜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亦作措重陸直勇反慎集解朱子曰釋

斯術陸氏曰一本慎作順鄭云術道晁氏曰案順慎多誤集解朱子曰釋

義纂註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勞謙君

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音訓德陸氏鄭陸績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晁集解朱

曰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謙也齊氏曰三下卦之終也以九居三諸侯

寡故謙則有終勞而不伐兩句正釋謙字存其位正釋有終字謙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一不朝則貶再不朝則削吾未見其存矣朱氏曰能致恭而不出

不能負大翼水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

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切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

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

此謙所以長充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

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集解朱子曰釋乾上九爻義

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音訓階陸氏曰姚作機

集解

朱子曰釋節初九爻義

纂註

蔡氏

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言為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矣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重明之○丘氏曰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楊氏萬里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官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音訓為易者今本作作易者陸氏曰本又云作易者鼎氏曰虞作為寇也陸氏曰徐或作戎宋衷云戎誤乘也陸如字一讀繩證反藏陸才浪反誨姚虞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王肅云作野音也

附錄 朱子語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

言卦爻之用 **纂註** 柴氏曰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此象人據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不正

道聖 **纂註** 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不正

之小人居有德之位知其必有盜乘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亦有不乘隙而動也○司馬公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楊氏萬里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也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穷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又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項氏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教密負來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若從姚氏說移自天祐之於此則終之以信順之福於義亦不相悖○胡氏炳文曰夫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申柔傳象傳之意其餘柔傳亦有文言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至光明也天地以順動至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訓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首案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案程氏張氏說並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

集解 程子曰

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附錄

程子語五行只占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木得土方生得火得土方生得金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生水只是迭盛衰也或曰五行是一氣人以為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人誰不知是一箇道理既謂之五常安可混而為一也天之生數地之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語錄朱子語來論謂其不當以天衍之數參乎河圖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三五錯綜无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以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之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

纂註

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嵩元包運著篇皆在天數五之上新安朱先生亦用此說今從之為是張子曰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斬耳理須先數天一必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偶也又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偶乃備

過此周而復始滋至元筭不越於是○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集解

程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

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與六六與七七七與八八與九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附錄

朱子語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

纂註

朱氏曰十即五也十盈數不可衍也又曰大衍之數五十乎其中必大

三五也九者四五也舉六七八九則一二三四具所謂五與十者未始離也五與十中也中不可離也考之於曆四時迭王而土王四季凡七十有五與金

木水火等退藏於密是也故六七八九而五十之數具五十之數具而天地五
十有五之數具奇偶相合也故能成變化相合而有升降也故能行鬼神變化
鬼神者天地也行之成之者人也又曰老者變少者不變易以變為占者也變
則成化變化則鬼神行矣管子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南軒張氏
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
鴻化為鷹雀化為鴿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
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
蓀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扚而後掛

○音訓衍陸氏曰延善反鄭云衍演也于云合也
王廙蜀才云廣也掛一陸氏曰掛買反別也王肅
音卦揲陸氏曰時設反案揲猶數也說文云閱持也一音思煩反徐音息列反
鄭云取也奇陸氏曰反扚陸氏曰即得反下同馬云指間也荀柔之云別也後
掛陸氏曰京作卦
集解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
云再扚而後布卦 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
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
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
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
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

扚然後別起一掛也附錄 朱子語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

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
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乘五而亦皆為
五十矣各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
而无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務蒙中數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
於十者一箇行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箇不只是說得一路他說出
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
因五得數也董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
面取那天五地十行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
面取那天五地十行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
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
二耳又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
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
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必大銖問竊謂大衍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
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
極其數而合為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
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為數之宗也不
知是否先生曰此說是 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扚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
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與郭子和聖
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扚者扚於二指之中也賀孫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扚
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扚左五歲再閏也人傑一掛之間凡再扚即五歲之間

凡再問之象也與郭子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大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掛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左手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者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扚之也象問者積分而成問月也五歲再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扚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著考誤大衍之數五十著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之數耳易說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是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得古人无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賀孫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概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目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其辭須先看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箇无頭底

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一纂註朱氏曰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象大極之數總之則一散之則四十有九非四十有九之外復有一而其不一也方其一也兩儀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大極未始或三體用不相離也項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然而十與五常藏於七八九六之中九六合而為十五七八合亦為十五七八九六當一月之日數也又曰今之言揲著者謂初一揲掛第二揲不掛於象問之說皆不可通若以扚象問則每揲必有扚三扚凡三問不得為再問也若以掛象問則每扚三扚而後一掛止為三歲一問不得為五歲再問也朱先生曰初扚謂左手之扚再扚謂右手之扚故止有再扚而无三扚也後掛謂次揲亦掛也聖人止言一揲之法明一卦十八揲皆然无掛與不掛之分也○西山蔡氏曰五歲再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扚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之奇於扚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為再問又曰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

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又曰或曰揲著之法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著以分二掛一為體揲四歸奇為用立卦以奇數為體策數為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或曰

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二十六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財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為用也○郭氏雍曰正義以左右兩手之餘為再揲而前後三奇謂四揲之餘者則是既以奇為餘又以劫為餘奇與劫異名而同一事矣繫辭言歸奇於劫則奇與劫為二事也又言再劫而後掛則劫與掛亦二事也由是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

從惟當從橫渠先生之說曰奇所掛之一也劫左右兩揲之餘也以此為正

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音訓策

革反字亦作筴期陸氏曰本又作替音基同

集解

朱子曰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繫言之耳

附錄

朱子語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劫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劫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劫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劫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劫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八此則不可易也答程可久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策數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禮曰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必夫此凡言策數雖指掛劫之外過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劫之內所餘之著不為策也著卦考誤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啓蒙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必大

纂註

郭氏忠孝曰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

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兩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一謂十二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著卦考設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眾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眾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

纂註 朱氏曰四時行而後萬物生元非四也故曰四營而成易又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越乎此○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發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著求卦之法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法也

八卦而小成

集解 朱子曰謂九變而成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音訓

曰本又作信音 **集解** 朱子曰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身長陸丁大反

附錄 朱子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卦則就上

也 而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圓為君為父之類是也易說

之觸類而長之不越乎此是故聖人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謂八卦而小成者舉中而言也○雙湖先生曰案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

原卦畫篇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音訓行陸下孟反酬陸氏曰市由反徐又音疇酢陸氏

曰在洛反京作醋祐陸氏曰音又助也馬云配也荀作侑

集解 程子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為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朱子曰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附錄 朱子語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又曰道是箇无形影底物事因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

理合如此學蒙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箇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此說著龜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決於著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夫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必大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

化之功也易說酬酢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交接也董

纂註 朱氏曰德行

者卦之德行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十二 三十九

神者變而通之。○蔡氏曰：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也。如是則可以應變而助神矣。○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贊出鬼神之命。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集解 程子曰：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董○朱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未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附錄 朱子語錄問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如此看否。先生答云：亦得之。朱子語錄問：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如此看否。先生答云：亦得之。

纂註 南軒張氏曰：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化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游氏曰：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以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所以不忒也。○雙湖先生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著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著策數之行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為明數之功用，達於著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也。變化之道，即成變化之事。揲著中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是也。神之所為，即行鬼神之事。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釐正之功大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集解 朱子曰：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附錄 朱子語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各有這箇

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學蒙劉彞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如取諸離，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它，須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它，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賈孫問：以上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說話曉得它，言語方見它。它胃中底，溫變是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纂註** 南軒張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故亦是一類也。並學蒙。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龍氏仁夫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惟尚變難通。變雖在辭象占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間。凡舉動必合易之變，唯心與理會者能之。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

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集解 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朱子曰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曰幸自右贊命是也

附錄 程子語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无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大臨○朱子語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著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抱龜南面是也謨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則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學蒙

纂註 張子曰易无思无為受命乃如響又曰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也○耿氏曰物之來者遠在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集解 朱子語問參伍以變先生

○音訓參陸七南反錯陸七各反綜陸宗統反天地陸氏曰一木作天下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多作下之文陸氏曰虞陸績本作之文

附錄 朱子語問參伍以變先生曰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是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案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

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五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去比那箇又曰是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是參差

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是伍箇將三來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五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

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人說相參看是如

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易說若三箇兩是六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略如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必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略如此更子細看 或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

通志堂

四十一

古人下這字極子細又曰錯綜其數便又是七八九六九對八便是東西相錯
 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義剛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六
 錯之義有迭相為用之意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
 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淵揲著本无參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
 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三三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考變通
 則未嘗不用也謨參以三數之法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
 伯非直為參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
 三而會故荀子曰至以類相準見集解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
 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多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
 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節紀元是皆各為一法
 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互
 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
 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
 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
 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
 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人傑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
 右之謂也問莫是揲著之左揲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對坤坎對離自是
 交錯綜者總而挈之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
 壓他不得便當換上七生八八生九
 九又須換上便是一低一昂學蒙
 之文蓋錯其數而通之也五位相得而有合故伍以變所以行乎卦爻之間蓋
 綜其數而極之也經曰八卦相錯則參以變者可知織者之用綜蓋以經相聞

纂註

程氏曰易之為書十有八變而成
 六爻故參以變所以行乎卦爻之間蓋

而低昂之如天一地二之類是也則伍以變者可知○朱氏曰參伍以變者縱
 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通六
 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
 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受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雙湖先
 生曰案楊倞荀子註伍參猶雜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
 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也元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集解

朱子曰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
 行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

附錄

程子語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為
 為當有為而以无為為之是乃有為為

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
 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
 无為也此成夫作為也然下則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
 未嘗為一偏之說矣酢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者天理具備无少欠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
 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
 非自外來也大臨寂然不動萬象森然
 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
 是外面將一物來感于此也入關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只言人分上事
 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入關錄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
 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答大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
 時而不感良佐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
 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
 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
 幾曰聖人遺書○朱子語易无思也无

為也寂然不動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答張欽夫易无思也无為也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吉凶善惡
 隨時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時舉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
 是用當其寂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
 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
 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卓然有不可移今只指作
 已發一齊无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可學看來寂然不動眾人皆有
 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眾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
 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无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會得如聖
 人中節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
 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閑祖感而遂通感著它卦卦便應它
 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
 句說得有些意思淵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
 是扣着便應无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答呂祖僉人
 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神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之間
 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
 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
 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
 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
 不離也又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
 心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
 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

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
 不仁也答欽夫易曰无私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
 无私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
 命之全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
 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
 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中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
 心言者也中和蓋所 **賀祭註** 楊氏時曰惟无思惟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
 以為寂感也雜著 **賀祭註** 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呂氏
 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
 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
 而无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音訓研陸氏曰蜀才作擊幾陸氏曰 **集解** 朱子曰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
 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

附錄 朱子語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
 見得問如何是極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
 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
 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
 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道夫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
 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
 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淵知至如 **唯深也故**
 極深能慮便是研幾變係知至能慮與極深研幾句略相似董

通志堂

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集解

朱子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附錄

程子語神无速亦无

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入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單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間塞故其下對成務淵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它恁黑窳也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它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它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

纂註

楊氏萬里曰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所謂通天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

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集解

朱子曰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附錄

朱子語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

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而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在冊象在畫著在攢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

纂註

項氏曰四者雖云辭

通志

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尤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物情難盡惟精於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繫其辭故雖深而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惟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无不察也至於神則无所用其力矣所極之至義精用利以至於神此則夫子耳順心從之事非於深幾之外復有所謂神也或指精變深幾為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則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則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自將有為以下專論占一事猶以四道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矣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王肅作闔音同冒陸氏曰莫報反覆也斷陸丁亂反下同

附錄

程子語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辭○朱子語夫易何為者也者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

集解

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事務冒只是冒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它箇道夫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學蒙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不是要說道理也諛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說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必大聖人作易教它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者則此也 讀繫辭者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龜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謨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无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

纂註

張子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意在此

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有濟時之才○朱子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五十有五之數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然則易之為書何為者也物有理易則開之事有時易則成之聖人冒天下之道所謂易者如斯而已者也冒天下之

道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必待此道而後覆冒關子明曰
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天命人事其同歸乎
故聖人以此通天下之志謂其極深也以此定天下之業謂其成務也以此斷天下之疑謂其受命如響也

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

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音訓著陸音尸圓陸氏曰本又作負音同晁氏曰案負古文以知陸音智下知以嚴知皆同易陸氏曰以嚴及韓音亦謂變易貢陸氏如字告也京陸績虞作工荀作功洗陸氏曰劉巖悉珍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晁氏曰石經作先心案先古文洗字藏陸氏曰如字劉作藏善也晁氏曰案篆无藏字劉訓誤爾殺陸氏曰馬鄭王肅于所戒反師同徐所例反陸績韓如字晁氏曰鄭虞云不意殺也夫陸音符下同

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附錄 程子語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河南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

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絢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入關錄○朱子語著以七為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故八八六十四而屬陰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答何備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又却下得輕却曉不得學蒙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无別物一似洗得來潔靜了淵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答王遇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事言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

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恁地來恁地應淵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淵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文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必大神以知來如明鏡然事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面又曰如操著然當其未操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辦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武不殺學蒙著之德已下三句著與卦以德言文以義言但只是具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无它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

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雖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謨是故著之德至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文之變易無窮未盡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元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答夫

纂註 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於密矣又曰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又曰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彌其故故曰藏往又曰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神武而不殺神之德者使懼而不犯神武者也○孔氏曰吉凶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故老子寵辱若驚也○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為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子合為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易何為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著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而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下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著卦爻之所能也是故善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貢著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為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為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為貢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同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即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獻知也其斷吉凶即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即不殺之仁也

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即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

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

其德夫 ○音訓齊陸側階反其德夫陸氏曰荀虞 **集解** 朱子曰神物謂

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 **附錄** 程子語易要玩索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綸○朱子語問天之道便之能知來也 **附錄** 以神明其德惡人齊戒示敬也故可以事上帝光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綸○朱子語問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否曰故只是事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理會周匝始得道夫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道理耳孟子所言明察與易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同去為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道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學蒙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都知前時民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曰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淵齊戒

敬也聖人元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
 慎齊戰疾之意也答敬夫聖人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却只
 是退聽於鬼神學業便是聖人也聖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
 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義剛設為卜筮以為
 民之嚮導聖人於此又要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便似這神
 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却都若神之所謂學業是
 以明於天之道至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言用易之事也答敬夫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
 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 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却未
 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毫之私便
 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它人自无可捉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著龜故曰古之
 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
 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
 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
 齊戒以神明其德則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
 龜之理以神明之必大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以
 齊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蒼蒼季通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
 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答何錫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卦
 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
 說个著之德卦之德明其德淵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
 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道夫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玩

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曰也 纂註 張子曰
 是敬但齊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无了義剛 纂註 言天
 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作易以先之 柴氏曰齊戒以致其誠
 以自神明其德人心誠則神神則與理无間斷 項氏曰此第二節言始立著
 筮之人以是發辭惟其聰明叡知也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
 惟其神武不殺也是以建立著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上筮之法所
 以齊心而戒事問之於神而貢之於明者以自齊戒以自神明其齊則洗心也
 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
 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
 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
 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陸胡臘反

開陸婢亦反 集解 朱子曰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
 見陸賢遍反 附錄 程子語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羅氏拾遺
 道之所為而神者百 姓自然之日用也 眞元之氣氣之所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
 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
 氣中與魚在水无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
 機而已所出之息非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
 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精義 朱子語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
 通志堂

箇則說理底意思多淵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
 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道夫見乃謂象只是說動
 而未形有元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淵問闔戶謂
 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開謂之乾以其闔謂之變以
 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明以
 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
 用都離它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備
 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學蒙
 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一陽右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開
 戶又曰无闔則无開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徐氏曰天道流行有
 動有靜猶戶之闔開陽之嘘也羣蟄由是而作是謂之乾陰之翕也羣動由是
 而息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余氏曰戶一而已闔斯為坤闔斯為
 乾且闔且開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
 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
 於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戶
 无異也先儒觀兔及斷公事之說亦然○張子曰夫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
 開而已氣闔則温煖發生闔則收斂肅殺但一體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
 則闔開之機露而生生之用息矣又曰闔開二機无時止息則陰陽二氣安得
 而離陽極則陰生陰勝則陽復消長陵奪无俄頃之間此天道之所以運行不
 息入于地道則為剛柔入于人道則為仁義才雖三而道則一體雖兩而用則
 一○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
 凡偶皆屬陰闔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六畫既

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
 神而明之也案其迹而言見於著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用之謂卜筮之法
 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莖敗槩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阜隸之
 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
 推明制
 作之本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 ○音訓大
 陸音泰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

二畫以分大小八卦者次為二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
 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探著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啟蒙

附錄 ○朱子語易者陰陽之變大極其理也真氏記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

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所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
 謂大極也董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大極
 砥大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
 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答呂伯恭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
 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象自四
 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大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大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
 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大極是它說得有功處
 然大極之所以為大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
 一陽之謂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必夫周子康節說大極是和陰陽
 袞說易中便搃起說周子言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大極靜

時便是陰之大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大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由大極推其本則大極生陰陽董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陰陽指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砥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書簡圈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顯子闔闢往來乃是易之道易有大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无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答蔡季通大極兩儀四象八卦卦者伏羲所畫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纂註南軒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末之

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大極者所以生生者也○程氏曰大者至大而无所不包極者至極而无所不備大極之道大化同流屈信消長萬類一本至理兼該莫不包舉而悉備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物之所以為人物皆本於太極自然之理周子曰无極而大極也蓋謂是理至神至妙動靜互根陽變陰合循環无始焉有終極形而上者之謂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物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同此一太極也○真氏曰案古書言大極自易之外如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佛氏因之亦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大極理而已矣二氏乃以物言可乎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彫可

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凡此皆指大極而言也朱子嘗答學者曰大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大極則是大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乾坤未判大行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大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无不兩者故易曰大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朱子所辨可謂有功於學者大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只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大極之先則道與大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大極大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邪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由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大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或謂古書有所謂大一有所謂大易大初大始大素其與大極同乎異乎曰大一者即大極之異名也禮曰禮必本於大一而為天地以其極至則曰極以其无二則曰一所謂名殊而義一者也若所謂大易未見氣大初氣之始大始形之始大素質之始也則以氣形質言之而非指乎此理矣不必引以為類也

八卦定吉凶

凶吉凶生大業 朱子曰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附錄 朱子語卦畫既立便有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

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
教民卜筮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賀孫
項氏曰自大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
有大極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
雙湖先生曰案項氏分節目甚
好但其間語未盡純難全纂爾

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
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著龜

○音訓縣陸音立探陸吐南反賾陸氏曰九家作冊亹陸
朱子曰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
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息決故勉

集解

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著龜如何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
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必
大易占不用龜而每言

纂註

柴氏曰六者莫大皆易之中與易元于不在天
道不行非聖人之作則易之用不備非著龜之神則易之理不顯然易道之行
豈必富貴然聖人之道以及物為本心又下接備物致用為天下利為言故有

取於富貴也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
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始變
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
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
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
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
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四
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勞燭幽
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
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音訓見陸賢遍反出陸如字又尺遂
反下同洛陸氏曰王肅作維漢家以火

德王故

集解

朱子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
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附錄

程子語因見賣兔者聖人
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

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
者爾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无尾有血无脂只為是陰物犬抵陽物尾長
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尾
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先垂向下才晴便直上安節孔子感麟而作春秋

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因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元河圖八

纂註

朱子曰著一根本百莖龜具八卦五行天地之數神卦亦須作入關錄

故聖人效之日月五星天象也天不言示人以象吉凶見矣故聖人象之河圖九宮洛書五行聖人則之又曰效之者效之以立爻之動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象之者象也於著龜圖書言則之者大衍之數八卦五行作易者則之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三畫之卦爻皆合九六七八數皆十五水火七木入金九五行之數具焉傳曰聖人以著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著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蔡氏曰效學也象形像也變化垂象天地造化之可考者聖人效象之而易道以明神物圖書天地生物而備數者聖人則之而易法以著此乃作易之旨也○雙湖先生曰神物謂著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動靜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數則之而卦畫方位

定皆作易之本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集解

朱子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

纂註

錢氏藻曰有其象云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歸

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朱子曰聖人所以示人吉凶也易於吉凶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以貞勝而

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雙湖先生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為者也一句為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為答辭盡說歸卜筮其下六箇是故一箇是以皆發明卜筮事第一箇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箇是以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箇是故言聖人以此齊戒此即卜筮以用卜筮也第五箇是故再提起易有太極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揲著求卦之事第六箇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致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著龜成壘壘者結之亦聖人事也至第七箇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然雖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圖書為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音訓又以陸氏曰鄭本作有以晁氏曰案又古文

集解

朱子曰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附錄

朱子語引大有上九爻以明上

文之義或曰此一節宜在八章之末 **纂註** 朱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曰聖人與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論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爻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音訓書不盡陸如字又津忍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

附錄

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程子語言費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養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精義○朱子語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一奇一偶兩畫包含變化无窮盡設卦以盡情偽則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意范元裕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故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聖人

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不曉那處是偽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利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情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家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皆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懼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謨閏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人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鼓舞於占上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與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備問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道夫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只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必大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它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纂註

楊氏萬里曰以一

象以盡之學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泰之象也天地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進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卦設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偽乎元亨利貞者卦之辭也潛龍勿用者爻之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爻辭則盡其言矣○丘氏曰書以記言言有非書所能述言以道意意有非言所能達於是聖人為之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意自得為之繫辭以斷吉凶

使之玩辭而言以明情實也偽虛也人之情偽何啻萬端自六十四卦既陳而非得失居然可見故足以盡情偽變通以事言謂因其卦之變而通之使人凡有所為知所趨避故足以盡利鼓舞以心言謂其奮然有所興起也方其未占則人心有疑而不敢為既占則自然作興疊疊而不厭故足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體變

通鼓舞二者言用易之事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

音訓緼陸氏曰於粉反徐於憤反王肅又於問反

集解

朱子曰緼所包畜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

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不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附錄

程子語乾健坤順人亦不

曾果是體認得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精義○朱子語乾坤其易之緼緼如緼袍之緼是箇胎骨子人傑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骨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已著此理乾坤則是體骨必大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乾坤成列便是乾一至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大極則以易主此一段別以乾坤為主學問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學象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

辨問在天工如何曰關天地什麼事此皆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元裕自易道體統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或幾乎息矣答欽夫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別更推不去說造化之理息也得不前說較平淵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是說易之道理

纂註

余氏曰乾曰乾坤易之緼又曰乾坤易之門徹內外只如此○張子曰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為變易乾坤

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無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為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元以見易感而後通不有兩則有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元以見易○楊氏時曰或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

氏說空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謂之事業

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

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謂之事業

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謂之事業

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謂之事業

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謂之事業

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

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
 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今與後已與人龜有形皆器也無形為道絢形而上者天地之道形而下者陰
 陽之功真氏記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光庭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一作此
 乃以器言而非道也絢佛氏不識陰陽晝夜生死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
 人同乎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
 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之也並絢○朱子語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
 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
 陰陽便有作用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
 皆形而上者木之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跡事事物物亦皆
 有箇形跡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質絲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
 是道理是道物是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夔孫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
 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
 獨其所以為是氣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 荅陸九淵
 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事物物皆有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
 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
 己有益謨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形無形言之便
 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
 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化是漸漸消化壘壘地去有漸底

附錄

程子語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着
 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

意思不見其化之迹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化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段這已後
 是秋便是變又曰只就那化中截取便是變道夫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
 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截段做一月明
 日便屬後月便是變又如今年三百六十日須待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
 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
 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
 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淵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
 子時便截取子屬明日所謂變也人傑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逐時記
 之自不勝其記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截段
 道昏其中且其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
 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
 便是推而行之學蒙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裁是裁裁之義謂如
 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
 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截
 斷者推而行之便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
 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必大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
 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
 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亶亶者元稭問形而上
 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
 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
 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董問易中
 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

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道夫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在伊川云形而上者是理而下謂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為臣須止於敬為子須止於孝為父須止於慈這皆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實孫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

纂註 張子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之器

纂註 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是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截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為之春夏秋冬亦化裁之一端爾○楊氏萬里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項氏曰自奇偶未形以上則謂之大極不可以陰陽名也自奇偶既形以下則謂之兩儀四象八卦而陰陽之體定矣體定而變化行故乾木健也初爻化為入中爻化為麗末爻化為說坤本順也初爻化為動中爻化為陷末爻化為止六十四象皆示人以化裁之變也當其變也順而推之則通違而執之則窮乾之災變而无首則吉坤之傷變而末貞則利此皆教人以推而行之通也于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舉而措之謂之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音訓是故夫象此四字衍文 **集解** 朱子曰起下

纂註 郭氏京曰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故字下誤增夫象字此節本是第六章首於此引之者為極天下之賾者以下為引文成義之勢驗第六章章足見誤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必大卦即象也辭則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

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集解 朱子曰音訓裁陸氏曰本又作財默而成今本有之字陸氏曰本或作默而成之晁氏曰案九家无之字行陸下孟反

通志堂 朱子曰卦爻所

通志堂

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附錄程子語易因爻象論變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全集拾遺學者要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學顏子便有準的參也魯竟以魯得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要語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以不同曰同繫辭雖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絢昨日之會大率談禪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說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尤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大臨○朱子語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學蒙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間神而明之一段却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蘊處自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蘊上說入至約處說入至蘊處自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元裕皆祭註張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

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然後能明乎神○蔡氏曰神明之化能使天下自成而不待乎告教者又在乎德行之至而感之耳故曰存乎德行中庸曰聲色之化民未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正謂此也神而明之者德行之本默而成之者德行之效○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己也○楊氏萬里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文章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周易經傳附錄纂註卷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便之文為主剛這不變底... 相推故能成其變繫辭交象之辭... 鼓其動○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者也

乎動者也 **集解** 朱子曰士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剛柔者立本者也 **集解** 朱子曰一剛一柔各有其性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集解** 朱子曰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者也 **集解** 朱子曰一剛一柔各有其性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剛柔者立本者也 **集解** 朱子曰一剛一柔各有其性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附錄 朱子語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必大剛柔者立本者也

纂註 朱子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進退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學蒙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

纂註 朱子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進退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學蒙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

附錄 朱子曰姚貞稱陸氏曰姚貞只是說它體處常常如此

附錄 朱子曰姚貞稱陸氏曰姚貞只是說它體處常常如此

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董問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德地便是
 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
 來學蒙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兩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
 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
 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
 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
 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易說張子
 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行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
 經雖有與經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必大吉凶以貞勝有雖得
 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云却非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貞
 勝者是也張子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
 也必大龜弗克違及其命亂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南軒張氏曰夫變動以利言
 吉凶以情遷此吉凶所以生乎動也若夫得正固之道則寂然不動確乎不拔
 禍亦不屈福亦不求吉凶无得而動之者此吉凶以貞勝者也○徐氏曰先言
 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後止
 言吉凶者以吉凶
 者悔吝之積也

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音訓觀陸官

集解

朱子曰觀示也

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

附錄

程子語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大晦

○朱子語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
 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
 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大地之道浸故
 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
 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文蔚陰符經云云此語極
 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地消去了又漸漸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德
 地示人易說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
 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
 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
 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必大伊川說常字甚佳胡纂註張子曰
 月其變不能遷夫正天地之道至大至廣貞乃能觀日月之明貞乃能明天下
 之動貞乃能一○楊氏時曰貞正也正者靜一之性雖天地日月聖人有所不
 能外天運乎上地處乎下終古不息者以正觀也日顯乎晝月顯乎夜其明不
 已者以正明也天下之動紛至沓來皆有以一之者以正幹也經曰貞者事之
 幹非此
 之謂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音訓

曰苦角反馬韓云剛貌說文云高至易陸以豉反隤

集解

朱子曰確然健貌

陸氏曰大回反馬韓云柔貌孟作退陸績董姚作妥

纂註

朱氏曰八卦乾坤者也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

道不亦簡乎乾剛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音訓

訓像陸

集解

朱子曰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附錄

朱子語問效此是效乾坤之變化而

音象

分六爻像此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乾此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學象

纂註

柴氏曰爻者所以效乾坤剛柔之義也象者所以像

之物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

之情見乎辭

集解

朱子曰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

附錄

朱子語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掛揲歸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

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學象

以事言○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項氏曰爻象動乎內即所謂象在其中爻在其中變在其中動在其中也吉凶見乎外即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功業見乎變即所謂吉凶生大業也所謂善惡分萬事出也吉凶者功業之

纂註

柴氏曰內

凶而有功業觀爻象之變動則吉凶功業俱可見矣以見者為外故以動為內

動者易之象也見之者也○南軒張子曰乾坤二人以勿而人不能明乎乾

坤之易簡而為繁難者有之聖人所謂見天下之動者立人者乃效於坤之

勿而人不能明乎乾坤之易簡而為繁難者有之聖人所謂見天下之動者立人者乃效於坤之

功業見乎變者謂成其功業於後聖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謂命其易簡而見於言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音訓寶陸氏曰孟作保曰人今本作仁陸氏曰王肅下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禁陸音金又

集解

朱子曰曰人之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

附錄

朱子語

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

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天

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

一无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

為道答欽夫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淵問人君

臨天下大事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

這裏充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正辭便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

在正辭裏面了學蒙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事大繁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

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

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纂註 郭氏雍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

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

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柴氏曰天地之德雖生生不窮

然非聖人建綱紀立法度拔生人於禽獸異類之中以立人極使各遂其性各

由其分亦豈能使萬物安於覆載之間與化育為無終窮哉此天地聖人所以

通志堂

並立於域中也聖人非得位不能繼天地故位者聖人之大寶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位乎上下者以其於萬物有生之心聖人位乎中非有天地生生之心豈足以稱其位而有之在心為仁以是心而處事為義理財也正辭也禁民為非也皆是心之發用也○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今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失得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而其德意所發則主於仁民而已義者仁之見於合宜者也故名之曰義○蔡氏曰使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者理財之事制為命今使上下守之而不敢違者正辭禁非之事也孟子言保民而王者守位之仁也言王道之始者理財正辭禁非為非之義也○真氏曰秦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又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是亦並言仁義之一也○龍氏仁夫曰案此五句恐是它經誤入故與上下文不相屬○雙湖先生曰案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勝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為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為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

要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為斯人而已耳合兩節而觀一章之旨可見矣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音訓包陸氏曰本又作庖白

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犧陸氏曰許宜反字又作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氏陸氏曰包犧氏大昊三皇之最先王陸于况反與

地晁氏曰王昭素云印本

地上脫一天字諸本多有

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

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

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

蓋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生物春氣之象羞

惡之心便有箇義底氣象只有箇去就割制底氣象便是義也大臨○朱子語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偶闕祖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

便是河圖洛書也只陰陽龜說時則是奇偶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

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地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十三

五

與河圖相碍遂至不信它淵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圖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特為巧而著耳賀孫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麤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栢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側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盡必大文蔚曰先生易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元纂註朱氏曰自此以下明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纂註朱氏曰自此以下明為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也○柴氏曰仰觀象於天而參驗於鳥獸之文於是得陰陽之理俯觀法於地而參驗於地宜於是得剛柔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知理之所在物我无二三才之道默會於心要不出乎陰陽二端相變而已○項氏曰象以氣

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蔡氏曰聖人徧觀乎物故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麤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愚案朱子深取魏伯陽參同契嘗隱名而為之注此語錄中所論男伏女偃乃本之程子而不用魏說何也豈以其言之近褻而捨之乎抑亦未究其書已前之言乎

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音訓為畧今本作為罔罟陸氏曰音古馬姚佃陸氏曰音田亦作田漁陸氏曰音魚本亦作漁又言庶反馬曰取獸曰田取魚曰漁

集解

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附錄

朱子

語蓋取等字乃模樣是德地蓋字便是一箇半開半界底字賀孫 潘子善問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為罔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纂註張子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故古所先○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去其害而安其居也○楊氏萬里曰教民食肉自包犧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

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音訓斲陸氏曰角反耜陸氏曰

音以京云耒耨下耨也陸績云廣五寸耨勅丁反耒陸氏曰力對反京云耨上曲木也說文云耨曲木垂所作字林同力佳反徐力隈反本或作揉木為耒耨非耨陸氏曰奴豆反馬云鋤也孟云耘除草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耨乃合上文

集解

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附錄

纂註

朱子語問本義上入下動於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鐮胡瓜切整七消切耒乃鐮柄雖是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學業
 曰耒耜者今謂之犁曲木在上俗名犁衝即耒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
 鐵二片俗呼犁壁即耜也異木在震上陰柔之木可以矯揉而為曲有耒象互
 艮手執之象震為足行於坤地之下泥塗之中震為田耕田象○錢氏曰耨芸
 除草也○張子曰天施地生故播種次之○楊氏萬里曰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罔罟田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
 ○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為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
 農○愚案耒耜之說諸儒所論惟謝氏以為今之耒耜即犁衝及異木取象皆
 是而以耜為犁壁則非也朱子以耜為鐮整耒為整柄闖人多用之但於耒木
 為柄无所取考之十三卦取象皆以兩物合為一事之用如衣裳舟楫門柝之
 類則耒耜亦兩木合為一器耳蓋犁衝別用一曲木前首趨下施橫木縛軛以
 駕牛者犁壁則以木承一片曲鐵加於耜上使耕起之土翻轉向身外者而總
 各之曰犁耜為天下之大本犁乃農器之大者
 聖人以之取象於易則學者固宜麤知其制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訓為市陸氏曰世本云
 祝融為市說文時止反
 相有元又次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者噬而
 嗑之義也○謝氏曰噬嗑上離下震震大至艮小徑有市井街巷之象故日中

集解

纂註

朱子曰日中為市上明而下
 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張子曰聚
 而通貨交

為市二三五坤爻故曰致天下之民初四上乾爻為金為玉二三五坤爻為
 為裳故曰聚天下之貨互艮手下震亦艮手之反如兩人相交易之象二五互
 旅商旅藏於市井之象震伏巽巽為利市三倍亦各得其所之象○鄭氏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音訓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陸氏曰一本作易窮
 則變通則久祐陸氏曰本亦作佑治陸直吏反章末同
 朱子曰乾坤

附錄
 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
 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

了然必須數世而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
 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入關錄識變化化為難古今風

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
 者虞舜為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

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絢○朱子語黃帝堯
 舜氏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
 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淵
 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賀孫
 纂註
 耿氏曰莊
 子云不離

於精謂之神人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者也自神農而下則聖人之事所謂兆於變化者也兆於變化通於變化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弊則民固不倦矣神而化之順其自然則民固宜之矣○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蓋而負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民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襲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楊氏萬里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丘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黃蚩蟲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音訓揆今本作剡陸氏曰本又作剡口孤反徐又曰口溝反揆今本作剡陸氏曰本又作剡以冉反楫陸氏曰本又作楫將輟反下同徐音集又子入反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之擢說文云楫舟櫂也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此句

集解 朱子曰木在水上也

纂註 謝氏曰剡木虛為舟剡木薄銳為櫂槳通謂之楫渙二四互震木三五互艮亦木四上巽又木木在坎水上有舟楫象合六爻觀初偶如船頭擗三四偶如船

左右四槳初二為船頭二五船腹二四間船倉五上船尾乾三文金在震巽木中有剡剡之象○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蓋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

○音訓服牛晁氏曰說文作備牛音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利天下

集解 朱子曰下

附錄 程子語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

纂註 司馬公曰服牛乘馬附物而行隨之象也○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謝氏曰隨本否卦乾上為馬坤下為牛初上易成隨有服牛乘馬象服牛者置牛於箱下以牽車乘馬者在馬上跨鞍也初三震木三五互巽木二三坤牛在兩木中如在車箱下故曰服牛二五互巽股四上反巽亦股四五乾為馬馬在兩股間如人在馬上跨鞍故曰乘馬古者大車多用牛牽故曰引重車馬可萬里故曰致遠○愚謂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左傳晉伯宗辟重曰辟傳重則用牛傳則用馬蓋牛以順為道而力在肩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健為道而力在足故乘而駕之以致遠服牛乘馬

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蓋取諸豫

○音訓重陸直龍反柝陸氏曰他洛反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說文作櫛晁氏曰今說文又出此柝

纂註 徐氏曰內坤為闔戶互艮為門闕

集解 朱子曰豫

纂註 重門之象○謝氏曰艮為門闕

字非古本說文也

暴陸氏曰鄭作越

通志堂

二四互艮四上震反亦艮一正一反兩艮也故曰重門震為木為聲柝也艮手擊之有擊柝象柝俗呼椰子擊以警夜三五互坎為盜暴客也豫豫備有豫防之義也○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司馬公曰豫者怠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怠惰也

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陸氏曰下

緩反又徒緩反斷絕杵陸昌呂反掘陸其月反又其勿反曰陸求酉反

杵脫粟之治○南軒張氏曰聖人教人知艱食矣復為之曰杵以治其五穀此小有所過者乎○雙湖先生曰震木互兌金斷之有為杵之象艮土互巽木入之有掘臼之象其義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則下止而上動也

蓋取諸睽
音訓弧陸氏曰音胡說文云木弓剡陸氏曰以

服
朱氏曰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

故曰威天下○雙湖先生曰睽所以取弧矢者以其有互坎也說卦坎為弓睽上九張弧說弧皆取互坎象坎又為堅多心之木兌反為異繩則弦之為弧兌為金則剡之為矢而其義則取睽乖之時不

可无弧矢以威不服使之不至於離散也

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集解
朱子曰壯

附錄
程子語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

乾天在下而為宇兌澤雨象震伏巽風象○司馬公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徐氏曰穴居而野處无以待風雨故宮室不得

不與震風凌雨然後知履屋之為幪

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義也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
音訓衣陸於既反

木上兌反巽亦為木棺槨皆木為之木皆四片大過全體又有坎穴皆埋葬象初上坤爻為土上下皆土而木四片在土之中故象棺槨○南軒張氏曰君子

不以天丁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余氏曰棟宇棺槨皆取四陽非此无以

抗風雨水泉之陰也大壯象兌陰在上也大過象坎表裏皆陰也又曰卜筮之

說詳於上係制器之說詳於下係○都氏曰杵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也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

足以當大事故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音訓治陸直吏

反契陸苦計反

集解
朱子曰

明決之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十三

意○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年號所以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所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為偽百出若只寫一年兩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賣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個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個如十三卦後人解說便多牽強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却須用互體推艮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刻木為矢弦木為弧只為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纂註蔡氏曰言有所不能記者則造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漢纂註書以記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之取明決之義○雙湖先生曰案黃公紹韻會韓子宋人得文密數其齒謂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刀判缺之故曰契又兩禮執右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又鄭玄云書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今夫取書契之象何也意者契之木同於人陽分之則為乾乾二合之則為夬有判合之象故為夬為口舌為二有書之象又為金反體為巽不乾亦金也又為木為之象故書契有取諸夬此夬子說

君子決小人之卦書契者亦所以決小人之偽也○徐氏曰二
 保其力不如孤矢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元所不遺故得言利也又曰已則
 云上古以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
 之用非是後世以替前物故不言上古也此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則已
 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程氏龍曰右十三
 卦之取象雖各不同然皆制器尚象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象也罔罟耒
 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枿白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
 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
 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蓋器利
 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
 兌乾天可以防書契之偽其視罔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
 結繩初易為罔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
 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二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楊氏萬
 里曰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使起居其服食也自斯人
 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
 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置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
 於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識絰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
 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跣於遠塗也聖
 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柝自
 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有春榆也聖人於是乎作柝自斯人之无爪牙以

自濟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感於藁裡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無藉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也取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元聖人其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又曰易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真氏曰案此所列卦象之意蓋離之中虛而物麗乾坤之上下風之行水上此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觀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惟聖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蓋天地之間昭布森列莫非至理之所存故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无非教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豈有隱乎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目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無間也又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為之輦輦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由其轉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來龍謂之壯言器莫有尚之者也此志所云即十三卦之意故附焉○龍氏仁夫曰案六十四卦自包犧畫卦時俱有邵子朱子說甚明十三卦取象无可疑者但如互卦變卦等處意中古演易以來方有之炎黃堯舜時未必有也諸儒求十三卦象義不可得則穿鑿變互為說似非經旨○昌黎韓子原道曰云云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人之類滅久矣○胡氏宏皇王大紀曰

余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坦望又聽其雕梁畫棟羣淪滅三綱之人而秦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中華無人可悲之甚矣○愚案韓胡與此相發明原道人所常讀故不具載大紀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故云今三聖之大道而俾專一藝者報之則又不知其何說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音訓象也者像也陸氏曰象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集解朱子曰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附錄朱子語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仿佛說不可求得太深佐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履

纂註蔡氏依上東鄉助周易物象釋疑而論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

彖者材也 **集解**

朱子曰彖言

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集解

朱子曰

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集解

朱子曰悔吝本微因

附錄

朱子語林

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是解

纂註

南軒張氏曰易

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

則悔吝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至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至凶則

吝之著也○雙湖先生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

始著蓋卦爻辭无非可以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吝而不吝

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朱子曰易之有象擬諸其形容而已猶繪畫之

事雕刻之工一毫損益則不相似矣象之辭又謂之彖者言乎其材也卦有剛

柔才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

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有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趨舍進退殊塗

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同爻異趨時之變不得而回然所歸則若

合符節故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

夫爻動有吉凶悔吝者所以生大

業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動可不謹乎

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集解

朱子曰

以多陽因為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其故何也蓋陽

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偶數也偶則陽畫自多其

多陰多陽皆自然而非人

力所能參也先生曰是學

纂註

雙湖先生曰嘗因語錄而推入卦奇耦之

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掛劫之用數總之則

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元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

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掛劫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巽合亦九坎

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焉此乾坤用

九用六其數點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小於

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音訓行陸

集解

朱子曰君謂陽民

附錄

朱子語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

纂註

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以陽統陰小人之道以陰統陽○錢

氏曰陽卦君子之道陰卦小人之道亦舉大槩巽離兌非一於小人也

○雙湖先生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柴氏曰一君二

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

之道而象彖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為

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

耳非可一例成卦也爻彖象乃

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十三

十一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音訓 陸氏曰集解朱子曰引成九四爻辭而釋之

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本又作 憧憧 昌容反附錄朱子語憧憧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

從則所從者亦狹矣來皆是常理附錄朱子語憧憧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

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董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

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易說感應之理本不消纂註蔡氏曰天

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纂註蔡氏曰天

思何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志雖一而

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真氏曰案上蔡對程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却云恰好着工夫

上蔡以為善煅煉豈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遠及要必由思而入○張子

曰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無事惟務崇德但无

意有意則非行其所無事行其所無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

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無事是以惡其蟄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

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柴氏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

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

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

同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殊殊慮百无不應者何思慮為哉

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

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音訓 陸氏曰反下同信陸

集解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附錄朱子語曰往則月

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音訓 陸氏曰反下同信陸

為求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音訓 陸氏曰反下同信陸

烈日流金之暑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張

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音訓 陸氏曰反下同信陸

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音訓 陸氏曰反下同信陸

又作蛇同蟄陸氏曰紆縛反虫各也徐又烏郭反蛇陸氏曰本

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

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

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附錄程子語聖人之道更无精麤從灑掃應對至精

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附錄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

通志堂

者如何入關錄○朱子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
闔關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關小處有小闔關大處有大消息小處
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
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寓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
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淵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无一
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似
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賀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
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洵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大雅問利者
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
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
身不安德則須進曰然大雅精義二字間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
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
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
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
也 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以安
身耳並若江元通天下何思慮一段此是言自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
用安身自然崇德節用此章止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
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
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
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有不感通
神外之理學家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出便要求存身精義入神毫釐絲忽

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安身乃所以
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在利用
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淵問橫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
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
賀 纂註 余氏曰既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
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為人切矣 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集解 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

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
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 附錄 程子語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
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成九四文義 无易矣辭窮神知化之妙者神
也窮神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
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通以性命為高遠孝悌為淺近
而不知其一說道元本末精麤之別灑掃應對而上者存焉世豈无孝悌之
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壞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
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禮樂一日
亡乎知禮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安節釋道所見
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柄○朱子語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德明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
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最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淵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處只欠簡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淵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信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腳起了不由得右腳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義剛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撞撞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誤繫辭解成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无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是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疊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

為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二字說得許多大又推而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像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並董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揆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揆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是分曉淵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寓

易

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

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

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音訓死其今本作

集解

朱子

朱子語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揆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

附錄

困六三

爻義

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自是如此又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

纂註 南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頭去做學象

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於蒺藜此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

○楊氏萬里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為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柴氏曰此言困之小人不不知義

以危身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

語成器而動者也

集解 朱子曰括

○音訓射隼陸上食亦反下恤

允反括陸氏曰古活反結也

附錄 朱子語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

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因是知此聖人之意只恁地

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

理賀孫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與象

闕出則有獲唯乘強信

之理其用利者能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思不義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

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集解 朱子曰

○音訓去

今本作趾陸氏曰本亦作趾

曰此釋噬嗑

纂註 馮氏栢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

初九爻義

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

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二辱及其先取孰大焉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

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為小人之福况真知義乎

○張子曰暗於

事幾者也

○郭氏京曰不見利不動案動字誤作勸字凡悔吝所生生乎動

者是小人見利而動若勸勉之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也

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

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

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集解 朱子曰

○音訓去

今本作趾陸氏曰本亦作趾

何陸河可

集解 朱子曰此釋噬

嗑上九爻義

纂註 朱氏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

反又音河

之積也

○楊氏萬里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

在小

○錢氏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蓋謹諸

者安其位者也二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集解 朱子曰此釋 否九五爻義 **附錄** 朱子語問危者以其位為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

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 **纂註** 朱氏

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學蒙 **纂註** 朱氏

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

國家保而德崇矣○張子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

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音訓** 知陸音智匙今本作鮮陸

之設反餗陸氏曰音速馬作 **集解** 鼎九四爻義 **纂註** 朱氏曰位欲當德謀

粥屋陸於角反勝陸音升 **集解** 鼎九四爻義 **纂註** 朱氏曰位欲當德謀

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傲倖萬一鮮不及

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錢氏曰古之人

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

史且猶不苟況一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

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楊氏萬里曰聖人亦宜責天下之人

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

而不勝任以至覆餗之餗敗口之身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

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 **音訓** 先見陸賢遍反介于陸氏曰徐音戒 **集解** 朱子曰此

交義漢書吉之 **附錄** 程子語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光庭見幾而作不

之閒有凶字 **附錄** 侯終日智之圓也 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

而作何俟終日哉並籀○朱子語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

言危行邪无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

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

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

近於瀆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備上交近於諂下交

近於瀆於此常知幾才過些子便不是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此也董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

今如此此便是幾備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簡傲底心
 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懂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
 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
 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道夫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引此句說幾者動之微
 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方舍惡從善賀
 孫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
 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
 所以為萬民之望也學蒙 **纂註** 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
 難言也精義入神其惟知幾乎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譬如
 陽生而井温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雙湖先生曰豫六二爻惟
 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祁寬謂至纖至
 細處者深為得之上交謂五下交謂初惟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沉溺於豫此其
 所以為知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音訓復
 反祇陸氏曰韓音祈 **集解** 朱子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 **附錄** 程子語祇與
 支反王虞輔嗣音支 **集解** 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附錄** 底通使底至
 也無至於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並光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
 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
 同只這便有分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二片之
 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馬氏拾遺○朱子語其
 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
 或以幾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學蒙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 **纂註** 李氏椿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
 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卿 **纂註** 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丘氏曰庶近也與庶乎庶空之庶同義夫子知幾顏子庶
 幾此其去聖所以未達一間爾○張子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天**
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音訓網緼陸氏曰
 下紆云反晁氏曰說文作壹壹不得泄凶 **集解** 朱子曰網緼交密之狀醇謂
 也說之案壹壹篆文網緼古文氤氲文 **集解** 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
 形化者也此釋 **附錄** 朱子語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
 損六二爻義 **附錄** 能網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
 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備橫渠云良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
 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網緼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易說致一是一專一之義程
 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
 則兩箇便專一二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
 通志堂

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陽四五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

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天地升降其氣細縕萬物化

矣醇而未雜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

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柴氏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

○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

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細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為少男下乾變兌為

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張子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一致

之戒而人之道畢矣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為益以其

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

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細縕男女構精之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

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不與則傷

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音訓易其

集解朱子曰此釋益上九陸以政反

附錄朱子語夫子云不學詩无以言先儒以為

語也答劉平上下繫辭說那許多文直如此分明它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

語來却下說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別无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

去那處

纂註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案輔字誤作與字輔輔助之義

說爾董况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字義甚明○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

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項氏曰

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柴氏

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則易有險則懼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

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

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雙湖先生曰夫子於

乙子午五

纂註

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

天地升降其氣細縕萬物化

矣醇而未雜言其一而未始離也

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

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

柴氏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

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

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細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為少男下乾變兌為

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張子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一致

之戒而人之道畢矣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為益以其

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

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細縕男女構精之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

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不與則傷

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集解朱子曰此釋益上九

附錄朱子語夫子云不學詩无以言先儒以為

語也答劉平上下繫辭說那許多文直如此分明它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

語來却下說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別无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

去那處

纂註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案輔字誤作與字輔輔助之義

說爾董况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字義甚明○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

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項氏曰

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柴氏

之門

邪陸氏曰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撰陸氏曰

仕勉反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也王肅土眷反

集解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

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為難知也

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朱子曰諸卦剛柔之

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附錄朱子語乾坤易

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

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淵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

通志堂

之門

邪陸氏曰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撰陸氏曰

仕勉反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也王肅土眷反

集解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

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為難知也

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朱子曰諸卦剛柔之

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附錄朱子語乾坤易

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

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淵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

通志堂

之門

邪陸氏曰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撰陸氏曰

仕勉反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也王肅土眷反

集解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

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為難知也

卦皆由此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它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箇學蒙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天地之撰撰是所為必大撰即是說它做處淵

纂註 徐氏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猶闔戶闔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體謂成卦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凌氏曰乾坤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闔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眾卦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

世之意邪 ○音訓越晁氏曰說文作越 **集解** 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其稱名也雜是指卦名而言曰它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鳥不知如何但不過說稽考其事類淵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它一一經歷

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淵 **纂註** 楊氏萬里名或為龍或為馬或為玉金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為牛或為牝馬或為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柴氏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偽滋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村民淳淳于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縕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又申言之**

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音訓闡陸氏曰昌善反明也辯物陸氏曰如字徐扶勉反別也斷陸丁亂反 **集解** 朱子曰而微顯恐當作微 **附錄** 朱子語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陽之變言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學蒙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微顯闡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見底教人知學蒙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這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出於道義之縕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又曰將這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是微顯闡幽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

字一音問中陸丁仲反貳陸氏曰音

二鄭云當為式晁氏曰案式古文

纂註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

顯者微之使求其原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

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莛陸之

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負乘往來事名之小

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之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

也小取類也大乎言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蹟凡天地陰陽

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所係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言遠

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也

肆陳也凡敷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

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

明著其言凶之應也○雙湖先生曰此一節上六句皆是抑揚說易書所載各

雖小而類則大言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

直而温寬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行以易而

明示其失得之報故然也遠深遠文文章曲偏曲朱子釋中庸致曲亦謂偏曲

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

失得謂吉凶也此章專論乾坤為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

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道復興

聖人安得

无之安節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

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

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音訓柄陸兵病反脩陸氏曰如字

馬作循辯陸氏曰如字王肅卜勉反

集解朱子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

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

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

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

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

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附錄朱子曰語履德之基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

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辨其是困

而不通則可以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

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

行權若心靡只從事皮上綽過如此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學蒙問井德之地

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
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其施而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銖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
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是那不動地頭學問巽何
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
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日到皮子上者如此方
斷得殺若不見得盡程氏曰履德之基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古者名
如何可以行權必大臣盛烈暴炎在人耳目者未嘗不始於近而後震
以光懿〇徐氏曰履踐也其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
上立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為反善之義人
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
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
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所守也〇雙湖先生曰此
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
卦之德固自統會於其心也久矣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

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〇音訓厭陸於艷反易陸以豉反長陸丁丈反稱陸尺證反又尺升反

集解 朱子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
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

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
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附錄 程子語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
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

造則為偽也語錄〇朱子語履之為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
則疑於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是乃所以為至也又曰履和
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
又光復是一陽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白而辨也復雖一陽生
然而與眾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眾惡却過他不得學蒙損先
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
地說得不濟事顯子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
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
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制斷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
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
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无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 益長裕
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
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取困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井是撥不動之物
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備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
可動物事水却可隨所及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
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
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
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它
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

量而不能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備陳才卿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
形權之為用亦猶是也備巽稱而隱以行權觀之則稱字
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某前以為稱揚之說錯了學蒙
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俟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
長之心設謂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真氏曰素損先難而後易蓋念心易
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
為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蓋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克廣
吾寬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蔡氏曰和則
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味者不辨於
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者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之先難則
有後易之理設施為也裕則多施為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
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
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雙湖先生曰此再陳
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聖人既有九卦之
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固其餘事矣

履以和行謙以
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
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附錄

程子語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
權光庭○朱子語禮主卑下履也是那

集解

朱子曰寡怨
謂少所怨尤

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
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學蒙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
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備井以辯義謂安而
能慮蓋守得自家心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
辨其義邪備問井以辯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
然必大巽以行權充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
淵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
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蓋卿 權是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
委曲處无處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鉅問巽有優游巽
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這說
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是了方可以行權學蒙 鄭仲履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如何只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聖人
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
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
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
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
數也尤泥而不通矣蓋卿易之為書如行雲流水本无定相確定他說不得顯
子三陳九卦初无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
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如睽
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无定相不可確定
也

纂註

邵子曰人道不能无怨故言寡怨所謂怨是用希是也○柴氏曰道
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至○雙湖先生曰

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着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无一非易沉演易美里即身是易豈待逐卦而論之乎夫子亦姑論其處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為萬世學易者法耳膠焉非易又曰九卦於三畫八卦內七卦有取獨无取於離以為聖人晦明之意然有互體離在焉實未嘗不明也○真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其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云云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集解 朱子曰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附錄 朱子曰萬反師如字上陸時掌反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易不可為典要易不足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它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應而吉底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這箇是有許多變所以如此淵大傳說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玄皆排定了第幾爻吉第幾爻凶此便是死法賀孫

纂註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蔡氏曰屢遷謂為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為書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位未有六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朱氏曰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集解** 朱子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附錄 朱子曰語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硬解也解得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學蒙

司馬公曰自內適外為出自外來為入易出入六爻為人內外之法度○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虛盈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

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一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 **集解** 朱子曰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附錄 朱子曰語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

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以常恇地戒懼淵 **纂註** 朱氏曰又此書明於己之所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明失得之報也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蔡氏曰雖无師保如臨父母易書可親如此信乎不可遠也○余氏曰上繫雖言與民同患而必

以洗心先之又發造化不與聖人同憂之意下繫則多言憂患矣 **初率其**

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音訓揆陸氏曰蔡

癸反度也方陸氏

曰馬云方道也

朱子曰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

附錄

朱子語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淵

纂註

上文說不可為典常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蒙

胡氏曰方道也人能初率循大易之辭則可以揆度夫大易之道○凌氏曰率

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為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

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雙湖先生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為

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

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觀

之則九六之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無常皆一剛一柔之相易不可

為典要而惟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於外也既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

懼於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於內也亦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內豈徒變

之云乎自其辭觀之則明憂患而如父母之臨率辭揆方而有典常之可法而

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玩辭觀變之學誠有望於其人也聖人之意

可見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

其時物也

○音訓要陸氏曰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

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于磐于陸于木

之不同者亦時也○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

爻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一物也原其事之始

要其事之終以為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

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

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音訓易陸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文者卦之末末

爾吉

附錄

纂註

其時物也

易之為書也

原始要終

以為質也

六爻相雜

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

易知本末也

初辭擬之

卒成之終

其卦之辭而成

其卦之終也

若夫雜物撰德

辯是與非

則非其中爻不

備

○音訓撰陸氏曰

鄭作筭云數也

謝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

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

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學蒙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雜

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

亦必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

陸氏曰蔡

纂註

其時物也

易之為書也

原始要終

以為質也

六爻相雜

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

易知本末也

初辭擬之

卒成之終

其卦之辭而成

其卦之終也

若夫雜物撰德

辯是與非

則非其中爻不

備

○音訓撰陸氏曰

鄭作筭云數也

謝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

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

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學蒙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雜

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

亦必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

亦必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

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 易之為書也廣大

又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集解 朱子曰三畫已具三才

為天中二爻為 附錄 程子語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

人下二爻為地 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

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 纂註 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

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

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

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它即三才之道

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 楊氏萬里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

兩之是一三才為兩三才也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

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

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 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集解 朱子語問道有變

曰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 附錄 朱子語問道有變

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動至故曰文曰道

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

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

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

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

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

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別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

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

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學

蒙 纂註 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

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

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

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著矣 雙湖先生曰此章論易不徒文畫有天地人

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為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

非有道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 易之興也

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為人事失得之象耳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音訓紂陸直又 反易者陸以豉反 集解 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 附錄 朱子語其辭危是有危懼之

者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纂註柴氏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
 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學業熾也非盛德則易道元自而傳也末
 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
 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之邪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徐氏曰
 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
 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囚羑里以小心翼翼而遵夫易故
 危者使平易也紂貴為天子以殺戮无辜而恃於易故易者使傾也○蔡氏曰易
 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則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
 无咎矣○楊氏萬里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
 以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指而
 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
 伸一家之私有不没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
 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襄周為盛德指紂之名
 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没天下之公與夫哉文王之聖
 與大哉仲尼之公與○雙湖先生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與明指
 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文卒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惜哉
 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

以知阻

○音訓行陸下孟反易陸以鼓反阻陸莊呂反

集解

朱子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

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
 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
 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附錄朱子語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
 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元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
 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列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
 賀孫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
 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
 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淵自山上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
 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游傲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去
 坤雖至順知得阻了便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輝問
 乾至健也至恒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
 皆不足為他之病足以進之而无難底意思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
 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
 只恁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乎至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它此語是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
 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
 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
 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
 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
 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周備問夫乾至知阻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
 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

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險如健却疑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其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

纂註 南軒張氏曰健時更有其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為陰所陷順者疑若不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而不為陽所拒○朱氏曰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阻故曰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

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音訓說陸音悅諸侯之慮晁氏曰王昭素云刺侯之二字必是玉輔嗣以後韓康伯以前錯溫公曰王輔嗣略例曰能研諸慮則侯之衍字也說之案虞翻亦作諸侯則其謬已久矣亹亹陸氏曰二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

集解 朱子曰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附錄

朱子語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淵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

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乎陰成亹亹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謀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也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底屬陰淵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

纂註 項氏曰惟乾坤知之明故能道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事業學蒙

慮為之研說心故能定其吉凶研慮故能成其亹亹○朱氏曰易簡也故能說諸心知險阻也故能研諸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無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反覆不捨能无研乎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是故變

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集解 朱子曰變化云為故

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附錄

朱子語問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又曰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

通志堂

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方有禎祥見乎著龜之類吉
 事有凶事亦有淵問易書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
 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纂註余氏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不假象占者也
 於此而知來曰是易說纂註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求諸象占者也
 占百姓之所以與能也○項氏曰云為即言動也人之言動即易之變化也故
 曰變化云為此四句即上繫之四道也變化云為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
 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為則知動之微見吉之先有擬議之功无
 諂瀆之禍故曰吉事有祥此以辭與變體之於身也精於觀象可知制器之理
 如十三卦是也精於占卜可知方來之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
 如遂知來物是也此以占與象措於事也

謀鬼謀百姓與能集解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
 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功

附錄朱子語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
 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功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

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洪範之謀
 及乃心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相似淵百姓與能它无知因卜筮便會
 做得事便是纂註南軒張氏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所賴聖
 與能學蒙纂註人成其能其能可謂大矣然又且明謀之人幽謀之鬼神
 不自認以為能故百姓

莫不歸美以與其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集解朱子曰象謂卦畫
 爻彖謂卦爻辭附錄朱子語八卦以象告
 以後說得叢雜不知

如何纂註張子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卦爻彖所趨各異
 學蒙纂註故曰情言○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
 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

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

變動以利

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

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集解朱子曰不相得
 謂相惡也凶害

悔吝皆程子語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朱子
 由此生附錄語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
 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
 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
 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

不相關不能為害惟是克世則方能為害否先生云恐是這樣意思易說纂註
 徐氏曰易道變動開物成物以利害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

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四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

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相克相

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把包瓜上九妬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
 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
 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

周仲

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
 ○項氏曰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論人者殊也是故愛惡相攻
 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
 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下
 六辭者爻之辭也○雙湖先生曰變動即上文爻有變動是已以利言者爻之
 變動本皆教人趨吉避凶而歸於利耳然不免吉凶殊分者由情而遷也情有
 善有不善善則遷於吉不善則遷於凶至是不能皆歸於利矣是故以下愛惡
 遠近情偽所謂情也相攻相取相感遷之由也吉凶悔吝利害總名之曰吉凶
 也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於情偽相感者情之始交利害之開
 端也相取者迹之已著悔吝之途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也此
 三言皆吉凶以情遷之事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
 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偽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
 吝可知矣即此一條備三者而明之大要欲人警省悔心生而吉
 利隨之終歸夫變動之利不墮於情遷之凶耳易之道固如此也 **將叛者**
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第十 **附錄** 朱子語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
 第二章 之有枝開兩歧去董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
 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 **纂註** 徐氏曰叛背叛也
 動以利言而下就人占時上說如何先生曰然錄 肯叛正理其中有

慊則發於言辭自然慙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歧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
 直截或兩歧也誣善者謂誇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
 者言見理不定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
 子波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
 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
 者不自信誣者欺人失守者自欺皆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
 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
 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為誣善離喜麗為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
 者謙能言者寡信善異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
 雙湖先生曰六辭與易誠不相關意者指尚占命筮之辭上傳曰君子將有為
 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夫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之際
 本諸中形諸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著顧不能前知吉凶以告之乎亦欲人
 謹其事而重其筮也○余氏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為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歟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後學鄱陽董 真卿 編集

說卦傳

○音訓說卦凡十八章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至以至於命為第一

二章天地定位至是故易逆數也為第三章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為第
四章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為第五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
成萬物也為第六章乾健也至兌說也為第七章乾為馬至兌為羊為第
八章乾為首至兌為口為第九章乾天也至故謂之少女為第十章乾為
天至為木果為第十一章坤為地至為黑為第十二章震為雷至為蕃鮮
為第十三章巽為木至為躁卦為第十四章坎為水至為堅多心為第十
五章離為火至為科上槁為第十六章艮為山至為堅多
節為第十七章兌為澤至為羊為第十八章並從唐孔氏
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
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
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隱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
言象多牽合傳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
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為多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
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坦然明白矣此說自足以祛古今之惑又案漢上云
秦漢之間易云說卦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至後漢荀爽集解
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東萊呂氏論云隋經籍志序云秦後惟失說卦

周易會通卷十四

通志堂

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說卦乃止一篇而別出序卦雜卦愚謂
隋志疑是蓋費直所傳不及說卦以後而所謂三篇恐并序雜言也〇愚
案朱子只分為十一
章不盡同於呂氏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〇音訓幽贊陸氏曰本或作讚

子曰反幽深也贊明也著陸音尸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
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藟蕭青色科生
朱子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
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而後畫卦光庭〇朱子語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生出這物淵生著便是大
行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
處淵或曰生著本義引龜策傳著生滿百莖為證某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
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未知是否否曰卦
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
兼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理易說
著非謂在野而生著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方冊之上著在手平歸一處
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〇朱氏曰神明天地也聖人贊天地以立
人道於是生著之法以起數其用起於一及

附錄

程子語幽贊於神明而生
著用著以求卦非謂有著

纂註

張子曰方其將有謀也將
有問焉命於者此所謂生

參天兩地而倚數

〇音

其究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而无迹故曰幽贊
訓參陸七南反又音三倚陸氏曰於綺反馬云依
也王肅其綺反立也蜀才作奇晁氏曰案奇古文

集解

朱子曰天圓地方圓
〇一而圍三二各一

附錄

朱子語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
如何曰如此却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又曰這却是積

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
撰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
三一二則為八
數不是倚數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
圓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是道夫天一而
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如參天為三而兩地為二也
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二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
二一其三為七兩其三一一其二為八二老為陰陽二少為柔剛參不是三之數
是元往參焉之參高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
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為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
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去偽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撰著
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
從而兩之雖然却是說得箇三兩在末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
事揆效這裏且如先得箇三再得箇三只成六又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
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二五固是天數
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淵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
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
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成五
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淵
〇張子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
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〇潘氏夢旂曰著數卦爻易之
〇靈也道德性命易之妙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千萬

必以倚數之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音訓觀變陸氏曰一本作觀變化揮陸附錄朱子語問觀變於陰陽而立

氏曰音輝晁氏曰揚也王廙韓云散也附錄朱子語問觀變於陰陽而立

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學蒙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陽

幾畫陰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箇卦時未曉得是

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淵分奇偶便

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學蒙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有卦而後言

爻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是以後人觀易而言方其立

卦時只見得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

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

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道夫

曰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即所以為

爻後言發揮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也

蔡氏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音訓盡

陸津忍反

朱子曰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

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此第

一附錄程子語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絢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義則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言理義不如且求

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

非同窮理之理只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

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精義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頂盡窮了天

下萬物之理又不足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大臨窮理

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絢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

命亦可了大臨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

盡性至命也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至命因指樹曰

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時氏拾

遺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

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

是至於命子厚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

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

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覺有合

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精義理則須窮性則須盡

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

引源然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大臨○朱子語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

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不曰是易之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

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學蒙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

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

它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這般改移不得淵和順道德

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若許其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則祖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事言與造化一般又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具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淵窮理盡性至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也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了方至於命聖人作易時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它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它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淺至深深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覺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為臣知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至者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必大

纂註 胡氏宏曰命有窮通至於命○勉齋黃氏曰性命一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性命係於氣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剛柔通塞受制於不齊性命純乎德則天所賦吾之所受者中正純粹皆原於固有之德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天德天理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亦一而已非二物也如此則氣之偏者變而正柔者變而強昏者變而明矣其不可變者死生壽夭有定數也○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

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著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朱氏曰昔者聖人止倚數說策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說撰著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止至於命說所繫爻象之辭也○雙湖先生曰此章大抵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著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於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專指伏羲然文王周公繫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附錄 程子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附錄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也而兩之不兩則无用絢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籀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大隱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

集解 朱子曰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

通志堂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乘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大臨○朱子語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淵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淳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无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淵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它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

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備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答表樞若楊子雲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箇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它用處如何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顯于仁義禮知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禮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唯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董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 亞夫問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佐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董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如一箇為兩顯于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五行五箇便是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巳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義剛問將以順性命之

理而下言立天地之道乃繼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
 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不知如何曰聖人見
 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性命
 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
 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
 義五陽而上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為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
 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
 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是地也看也得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
 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是地之剛道夫問分陰分
 陽送用剛柔陰陽剛柔只是**質象註**張子曰易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
 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道夫**質象註**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
 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游氏曰立天之道至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
 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
 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之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又也○程氏
 曰範圍成化上下同流蓋原於至理之自然而然者也謂如大經星著天體
 之廣運而無外日月運行於五緯旋於於內天道乾行生生化化此陰陽卦
 象之所以立也謂如地山岳峻峙原野坦夷河海汗下地道承天而時行此剛
 柔之所以立也謂如人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生其間而父子君臣彝倫攸敘
 此人道之所以立也○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
 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

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
 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只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
 立而為三至其為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自立哉非陽剛陰
 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
 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者
 其亦知所擇矣○雙湖先生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
 於天之道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兼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
 陰陽之道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
 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
 曰分陰分陽送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
 以撰著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章文勢先說順人心性命之理而將
 章由易說上人此章由人說上易倒上章文勢先說順人心性命之理而將
 以是之辭相為喚答義則昭然況曰性命之理非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上
 九六之爻三才之爻各兩故至六畫而卦成位則初二三四五上分初三五為
 位之陽分二四上為位之陰陽為剛陰為柔一柔一剛迭用於一卦六位之間
 以相間錯而成文章伏義畫六十四卦如此教人因著求卦之法其象亦如此

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音訓薄陸氏曰旁各反陸績云
 相附薄也馬鄭顧云薄入也射陸

氏曰食亦反虞陸績董
 姚王肅音亦云厭也

集解

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
 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

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附錄

程子語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處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其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安節○朱子語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為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道夫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數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問水不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射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元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道夫問八卦相錯曰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輝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充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于東坎為月故居于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西

纂註

朱氏曰天地定位乾上坤下也山澤通氣艮兌三相易也雷風相南居西

○音訓數往陸色具反又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集解

朱子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

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此第三章

纂註

雙湖先生曰一逆一順此是從卦氣上看有逆無順此是從卦畫生而觀本自乾一而兌二離三震四以至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今即圓圖左方之序而觀之則自震北當冬至子半離東當春分卯半乾南當夏至午半是順天

附錄

朱子語數往者順這一說從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

而左旋皆已生之卦也所以數其生之已往者豈非順乎又即圓圖右方之序而觀之則自巽南當夏至午半坎西當秋分酉半坤北當冬至子半是逆天右轉皆未生之卦也所以知其生之方來者豈非逆乎是故易逆數也一句是說先天橫圖自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由乾一至坤八則皆以逆而數矣詳見前九圖內○南軒張氏曰易之於天下皆逆數而察其來故易逆數也逆如逆暑逆寒預為之主者也○丘氏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而微言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為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尹氏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幾會則暗於理者也未到泰之上六便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此謂幾會易之為書要知測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籌筭蓋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改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鄧反又香元反无烜

集解

朱子曰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此第四章

附錄

程子語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

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无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安排它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大臨○朱子語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說得好並

纂註

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又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朱氏曰前說乾坤而至六子无形者聚而有形也此說六子而歸乾坤有形者散而入於无形也終始循環不見首尾易之道也○潘氏夢旅曰上文先言乎天地之无為後言乎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郭氏京曰乾以居之居字誤作君字夫子於此一節

明長養萬物之功不及君臣之義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集解

朱子曰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附錄

朱子語問戰乎乾何也曰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

故曰戰乎乾 問勞乎坎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道夫問勞乎坎據下文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竊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否答

云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時舉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易說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它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无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陰陽只在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用慰勞他道夫

纂註 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為言也出者發露之謂震居東方於時為春齊者畢達之謂巽居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也相見物形明盛皆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為夏致循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坤居西南於時為秋夏之交也說言者物形至此充足而說也兌居西方於時為秋戰者陽氣始萌陰凝而戰也乾居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也勞者陽方脫乎戰故勞坎居北方於時為冬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居東北於時為冬春之交也○雙湖先生曰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楊氏時曰成言乎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

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

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故曰成言乎艮

○音訓嚮陸許亮反治陸直吏反

集解

朱子曰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此第五章

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附錄

坎離又非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頤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雖冬至一陽生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萬物盛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窮此理大臨○朱子語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它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也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也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若卦畫則不可移換並董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這兩段說文王卦問何以知為文王卦曰邵子之說如此問予細看此數段前兩段第三第四章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

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共第六章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无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在伏羲上係地說也好但後兩段第六章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切恐着一句神也

纂註

柴氏曰此

言八卦見於一歲之造化○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遍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也○程氏曰言兌正秋則四時可推言坎正北方則四方可推言坎者水也坤者地也則八物可推坤不言西南坤之用不止於西南也乾不氏曰兌為口舌艮有伏兌皆得用言字○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兌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雙湖先生曰邵子以此兩段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

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兩段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又嘗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

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音訓妙陸氏曰如字王肅作眇音妙董云眇成也

晁氏曰眇古文妙字撓陸氏曰徐乃飽反王肅乃教反又呼勞反熯陸氏曰王肅呼但反火氣也徐作嘆音漢云熱嘆也晁氏曰說文作嘆字乾也易燥萬物者莫嘆乎離火晁氏曰說文作離盛陸氏曰鄭又作成裏也水火不相逮今本作水火相逮陸氏曰鄭宋陸二王无不字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悖陸氏曰必內反逆

集解朱子曰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然附錄程子語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此第六章神是極也妙之語良佐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斷輪誠至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河南語錄○朱子語水火不相逮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似是伏羲卦易說問如雷風水火山

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答蘇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成萬物也木義云云竊謂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邪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纂註朱氏曰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子特以序卦明義邪而為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為言者物物自妙也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南軒張氏曰夫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所為也而神則无為而无不為強名之曰神者即其妙萬物而為言也○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材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楊氏時曰前論震離坎兌艮巽之屬則兼乾坤而言之此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豈非乾坤其始任六子以成功及其終也六子成其功以歸於乾坤乾坤則有所不與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項氏曰上陳八卦辨其分治之迹此引八物明其氣化之神惟艮獨不言山者崔景曰山於終始萬物之義不若艮字之明

也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此虞翻之說也又曰動機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主之時而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虞於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為无體而伏羲為无用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集解 朱子曰此言八卦之性情○此第七

附錄 朱子語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本性如此謂之情者言其發用上為艮止也陽在下為震動也

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動也

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柴氏曰此言八卦之才蓋

下欲言八卦之象先舉其才使人知象雖萬變要不一離此然見於諸象巽止言巽不言入坎多言險不言陷離多言文明或言麗○

雙湖先生曰自第七章至篇末皆言先天對待之易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集解 朱子曰遠取諸物

附錄 朱子語問易之象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

如此之類皆不通格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

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可學程德夫說徐彥章

說先生易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坤為牛遍求諸卦必要素

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頤之龜又虎

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

來不濟事須是見它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在裏面方是顯子

纂註 蔡氏曰馬善行而健牛能載而順○鄭氏正夫曰馬火畜也而乾之時在夏牛

土畜也而坤以上為質○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圍牛坤象故蹄折

○龔氏曰雞者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為入為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為雞○南

軒張氏曰豕主汗濕其性趨下故坎為豕惟性耿介而外文明故離為雉艮為

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朱氏曰馬於辰為午故為馬又火畜牽牛在丑

丑土也亦坤也震動於重陰之下而善變化者龍也動極必反故龍以春分升

秋分降艮止也搏噬者前剛也成為狗者直婁也羊內狠著二陽伏於一陰之

下也○雙湖先生曰案說卦八物皆先天卦序諸家乃以後天卦位釋之故雖

詳悉如朱漢上亦多所不纂又嘗妄論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

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

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爻

稱馬大壯似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

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本各不同

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嘗作易象圖并說附于卷末

庶幾於數聖人取象各有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

所得不至滯而不通也

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集解

朱子曰近取諸身如此○此第九章

附錄

朱子語楊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義剛實而居上腹虛而容物股居下而善隨○朱氏曰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為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睛水竭則槁離陰麗乎陽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睛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為日寐者神棲於心其日昃乎寤者神見於目其日出乎故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形開乾之闔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內○項氏曰首會諸陽屬乾腹藏諸陰屬坤巽下開為股耳輪陷內為坎目睛射外為離兌為口者兌上開為口也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雙湖先生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為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為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為動手持於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

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之少女

○音訓索陸氏曰色白反下同馬云數也王肅云求長陸丁丈反中陸丁仲反少陸詩照反三字下並同

附錄

朱子語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

集解

朱子曰索

求也謂揲著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此第十章

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說就變體上說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著求卦求到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卦學蒙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依不得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書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義剛又曰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所謂後天之學胡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

纂註 蔡氏曰乾坤交而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淵

故以能生者為父母而生者為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項氏曰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雙湖先生曰父母六子之象亦夫子所自取參之伏羲八卦居南而稱父坤居北而稱母乾一索於坤得坤初爻而生巽坤一索於乾得乾初爻而生震即邵子所謂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之義乾再索於坤得坤中爻而生離三索於坤得坤上

父而生允坤再索於乾得乾中父而生坎三索於乾得乾上父而生艮巽離兌雖各得坤一爻而生然本乾體故皆從父於東南震坎艮雖各得乾一爻而生然本坤體故皆從母於西北至若文王八卦乾統三男於西北坤統三女於東南是既生之後男皆從父女皆從母又自不同也先天卦配父母六子之義夫子觀伏羲對待之卦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實先儒所未發而愚偶有見焉耳

○朱氏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柴氏曰先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是惑於謂之之語而未循本以求之也又但知男女之為人而未知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為父為長子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等語與此章所稱無異此蓋以男女分八卦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或曰乾坤生萬物有男女之別固也其生也皆生孰見其長中少之異有長中少之異者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也豈於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

馬為駁馬為木果

○音訓園陸音圖齊陸氏曰在亦反下同王虞云健之甚者為多骨也京荀作柴云多筋幹駁陸邦角反晁氏曰荀爽九家集解乾後更有

四為龍為直為衣為言陸氏總附章末

集解 朱子曰荀九家此下有

附錄 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程子語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

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之揚時○朱子語說卦指文王

卦言所以乾言

纂註 程氏曰君尊而萬物資始為父○朱氏曰乾剛不變者為寒為冰淵

曰大赤純陽色也○項氏曰良馬德莫如焉駁馬鋸牙食虎力莫如焉老馬智

最高瘠馬筋骨至峻○孔氏曰乾陽得位為良馬陰消陽為老馬為瘠馬駁馬

玄黃也乾變離也○宋史曰劉敞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

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為言形狀聲音皆是虜數服○蔡氏曰積陽為

天陽體動為圓尊而在上為君圓而在上為木果○余氏曰乾為寒者陰不生

於陰而生於陽也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健極則老且瘠隨之純極則駁生焉

乾之駁與坤之交相似陽質而雜陰則曰駁惜之也陰質而加陽則曰文喜之

也○雙湖先生曰荀爽有九家集解嘗謂乾无所不統為君變生六子為父爻

剛位間柔相濟為玉爻純剛為金爻故為寒金生水水極寒為冰又乾為天而

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

為瘠冬為駁乾取象无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故發其義又觀夫子取乾象

稱馬本之大畜爻外餘皆所自取如乾天地之類亦夫子彖傳大象所取也

○郭氏雍曰孔氏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

或言有獸名駁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愚案韻會駁獸如馬倨牙食虎

豹從馬交聲又駁馬色不純從馬爻聲易乾

為駁馬係作兩字訓則郭氏之疑為是矣

於地也為黑

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

於地也為黑

○音訓釜陸房甫反吝陸氏曰京作遴嗇陸音色柄陸彼

病反晁氏曰九家本坤後更有八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

裳為黃為

朱子曰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

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

實察註朱氏曰乾坤言天地

者黃帝書天地在太

虛中大氣舉之天地未始相離也又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

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考之天西河中九星曰鉤星鉤星伸則地動者以水動

也辰星赤黃而小則地大動土勝水也鉤鉤者天之筦鑰鉤鉤拆則地動者天

之筦鑰動也以三者觀之水動則地動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釜有範金

者有合土者其象有腹有耳无足皆自坤變為均乾獨陽也坤陰均之寒均暑

夜均晝適得其平○蔡氏曰坤積陰故為地動關而廣故為布虛而聚物故為

釜靜而翁故為吝嗇為眾數偶故為眾純陰故其色為黑○項氏曰古者泉貨

為布能隨百物貴賤賦之坤象也六十四卦為釜坤包六十四卦如釜之包六

十四卦也坤卦半為乾全為坤乾與坤交為六十四故唯坤為能具六十四卦

之體陶人制物之形謂之均亦此義大輿取其載之廣○錢氏曰吝嗇至陰之

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為文正蒙曰坤為文眾色也又曰物之生於地至

雜而文為柄柄者生物之權○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跛者也為

子母牛善載而生生也為大輿方而下載者也○余氏曰玉金自然之寶布釜

皆出於金然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為效法之坤歟布謂泉也又曰吝嗇者

翁之守也均者關之數也又曰柄也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功者歟○雙湖先

生曰漢上論天地所引黃帝書九氣舉之說是水在天外之說非天大无外天

外有水不知天外更有何物載此水乎而未云地乘氣載水却是為天積氣而

運行不息天一生水故水為最多天地同在太虛中固同為大氣所與天包地

外地又乘氣載水而圍於天中也又嘗觀夫子取坤象

稱輿本之利上九爻稱眾本之晉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震為雷為龍為

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

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鼻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

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音訓龍陸氏曰如字虞千作駝虞云

蒼色干云雜色晁氏曰虞云作龍非專

陸氏曰王肅音乎干云花之通名鋪為花貌謂之敷本又作專如字姚云專一

也晁氏曰虞作專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為專大布也非也陸氏曰音郎

本或作琅通崔陸氏曰音九廣雅云適也適音狄葦陸氏曰韋鬼反葦陸氏曰音郎

曰主樹反京荀作朱云陽在下的陸氏曰丁歷反說文作駟明也易為駟顙顙

陸氏曰桑黨反的顙白顙為反生陸氏麻豆之屬反生戴葦甲而出也虞作阪

云陵阪也陸績云阪當為反蕃陸音煩鮮陸息連反晁氏曰九家本震後更有

三為玉為

朱子曰荀九家有

為玉為

朱子曰陰氣疑聚陽在內者不得

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施故為專萬物畢出故為大塗的白赤而顙在上也剛

反動於稼為反生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錢氏曰專說文布也又花之通

名大塗陽關乎陰无險阻也在野曰稼于墜苗抽陽反而生於下也○朱氏曰

陰體疑聚震陽專之蒼筤竹蒼青色震之色孔穎達云春生之美也竹草類而

通志堂

有木氣於五行為木故蒼筤竹乃盡震象崔葦震之廢氣也故竹堅而崔葦脆
 竹久而崔葦易枯稼反生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為反生○程氏曰震一索
 而得男故為長子坎艮不列中男少男尊嫡之義也決躁陰乘陽必決允陽中
 故決而和震剛動不中故決而躁震分乾一體故為馬得陽之聲故善鳴馬後
 左足白為鼻實在下而陰色見也作足震下實也與薄蹄反的顙上見陰色也
 陽色蒼玄赤陰色白黃黑因純駁而辨焉○徐氏曰作足雙舉也○龔氏曰葦
 曰崔葦曰葦○項氏曰蒼筤崔葦二物下盤固而上虛脆亦陽在下之象○鄭
 氏正夫曰蒼以言色之青筤以言性之善蕃鮮春氣發草木茂盛之貌○雙湖
 先生曰案詩注云葦之末秀曰葦葦之末秀曰葦葦大為蘆葦至秋成為葦葦
 可以為曲薄又觀夫子取震卦象稱雷本象辭震驚百里稱長子本師六五爻
 互震體稱馬本屯
 卦諸爻餘皆自取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

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
 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晉訓工
 鬼氏曰鄭
 作墨臭陸氏曰昌又反王肅作為香臭寡髮陸氏曰如字本又作宜黑白雜為
 宣髮晁氏曰案虞作宜云為白故宜髮馬君以宜髮為寡髮非也廣陸氏曰如
 字鄭作黃近陸音附近之近晁氏
 曰九家本巽後更有二為揚為鶴
 集解 朱子曰荀九字
 有為揚為鶴
 附錄 朱子語為乾
 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
 決躁故為躁卦亦不繫大綱領處无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

會來也无

箕注

錢氏曰為木者榦陽而根陰也為長者風行也為高者木性
 意思淵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蔡氏曰下入而

上升故為木為進退不果者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也為臭者陰氣迴旋而不
 散也其究為躁卦者三爻皆變則為震又巽反亦為震震為決躁故也○張子
 曰為風者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南軒張氏曰善
 入而无形故為風為寡髮者髮者血之餘也陰為血一陰在內其氣耗也為廣
 顙者二陽在上昭明顯白也為近利市三倍者離為日中之市而巽不遠也○
 程氏曰為長女者巽一索而得女也○朱氏曰為繩直者巽一柔而二剛所糾
 有股而合繩也其剛爻則為直繩所以直者以剛糾柔也草木風之類皆長風
 高至者也飛鳥有背蒼天皆所為也○鄭氏正夫曰為工者德之制也傳曰大
 直若誼大巧若拙繩能屈者也物資之以為直工巧者也而巽為之此其意歟
 ○項氏曰繩以曲制直工以曲直成器多白眼者遷離中爻於下故不成中虛
 之眼又曰白眼者肝之風也○龔氏曰為白者无所不及白能變采而善入也
 故染有一入再入之差故為白○雙湖先生曰案南軒張氏釋為近利市三倍
 謂離南方卦而巽近之以後天言矣愚謂乾一變巽二變離巽亦與離近離謂
 日中之市又為寶貝明月之屬滿離三爻為三倍亦可也又觀夫子於巽卦聖
 象稱木本之漸六
 四爻外餘皆自取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
 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
 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

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陸氏曰

表反一本作橋同縣陸氏曰如九反王肅奴又反又女九反又如又反馬鄭

續王肅本作此宋衷王虞作揉宋云使曲者直直者曲為揉京作柔荀作撓

氏曰案柔古文縣篆文探俗文輪陸氏曰姚作倫脊陸精亦反陸陸氏曰紀

反王肅去記反荀作極云中是晁氏曰案亟古文薄陸旁博反蹄陸徒低反曳

陸以制反音陸氏曰生領反王虞云病晁氏曰九家本坎後

更有八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孤為茨藜為桎梏

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孤為茨藜為桎梏

溝瀆○鄭氏正夫曰陽居中而無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

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為隱伏素問全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

甚於憂故為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

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

在天地間故為血卦盈科而後進故為曳○孔氏曰隱伏取水藏在中也○蔡

氏曰隱伏陽隱陰中也坎陽卦故其色為赤下柔故於輿為多眚內明外暗故

為月剛中故木為堅多心○朱氏曰縣宋衷王虞作揉矯曲為直揉者揉直為

曲乾為大赤坎得乾中畫故為赤乾為馬震得下畫為擗足坎得中畫為美脊

水決為江河升為雨露周流不窮故為通水潛行伺隙而入故為盜○王氏

石曰水之勢一曲一直一方一圓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為矯

輻○南軒張氏曰弓蓋二十八所以蔽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車○程氏曰弓

以覆輪以行取其流而能通也心宜中虛實則病耳體虛實則病為亟心中健

躁也為下首陽不上統也為薄蹄下弱也陽卦四獨艮不為馬止非馬象也為

曳陷則失健也○龔氏曰陽陷而不虛故為心病陽塞而不通故為耳痛○錢

氏曰中滿下元力故多眚○凌氏曰以陰陷陽故為盜○雙湖先生曰夫子取

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文如心本坎卦象如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

本睽卦爻如盜本蒙貴

等卦爻此外皆自取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

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

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音訓曹陸直又反乾陸氏曰古丹反

鄭云乾當作幹陽在外能幹正也董作

幹蟹陸氏曰甲列反本又作蟹同蟹陸戶賣反贏陸氏曰力禾反京作螺姚作

蠃晁氏曰案三字皆不見篆文蚌陸氏曰步頂反本又作蚌同晁氏曰案蚌篆

文科陸氏曰苦禾反空也虞作折晁氏曰虞云罷蟲食心則折槁

陸氏曰苦老反鄭作槁干作鳩晁氏曰九家本離後更有為牝牛

九家有

為牝牛

南軒張氏曰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腹陰而有容

坤為腹離得坤中爻亦為腹○朱氏曰在上為冑在下為甲皆外實內虛之象

乾為金離火煨之火銳戈兵也陽為大離之卦內虛外實故為大腹○鄭氏

正夫曰夫物趨下則濕炎上則燥離炎上之卦故為乾卦乾與濕相反血與氣

相須離言乾而坎不言濕坎言血而離不言氣互相備也○張子曰離為乾卦

於木為科上槁附而燥也○龔氏曰科上槁中虛而外乾也○雙湖先生曰案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十四

十六

張子謂附而燥是不以科為木科為水盈科之科謂科策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又案夫子取離卦象如日本離晉華豐彖辭如龜本頤損益似體此外皆所自取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

門闕為果蓏為閭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

於木也為堅多節

瓜瓠之屬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无核曰蓏京本作果墮之字晁氏曰案墮

古文闕陸音昏寺陸氏曰如字徐音侍亦作闕字為指晁氏曰鄭作為小指狗

晁氏曰虞作拘云狗非黔陸氏曰其廉反徐音禽王肅其嚴反陸作黔謂虎豹

之屬貪冒之類彖今本作喙陸氏曰彖况廢反徐丁邁反晁氏曰陸无喙字說

之案彖奇字堅陸氏曰一本无堅字晁氏

曰九家本艮後更有三為鼻為虎為狐

語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鼻先生曰

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義剛

故為山闕人幾其出入而為之啓閉寺人相導出入之事而糾之闕人掌其奇

服怪民不入此司外者也寺人掌女宮之戒令此司內者也○錢氏曰一陽在

下二陰在上則為大塗一陽在上二陰在下則為徑路陽阻而狹陰不能闢也

堅而止故為小石木生為果在上而核堅陽也蔓生為蓏在下而脆柔陰也狗

鼠利於牙黔喙之屬利於喙皆剛在上也○蔡氏曰上實下虛故為門闕前剛

故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朱氏曰止於上為果止於下為蓏瓜瓠之屬闕

守門者也寺守巷者也○程氏曰為指手之杪也○冷氏曰鳥善以喙止物者

黔喙之屬也異能曲直故為木之全材坎陽內故堅多心艮陽上故堅多節離

為火於木生盛則藏於本生衰則顯於末故為科上槁○余氏曰艮止也止必

有通故為山而又為徑路門闕亦止而通之象闕寺與狗皆止於門闕者又曰

震為專為蕃鮮華也至乾則成果矣以震對艮則震初而艮終故艮亦為果蓏

也○雙湖先生曰艮為山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所也為指艮為手而所

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又案人十取艮卦象如石本之豫互體

之爻如鼠本之晉互體之爻如果本之剝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允為澤為

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

為妾為羊

○音訓巫陸云符反決陸氏曰如字徐音穴鹵陸氏曰力杜反

鹹土也羊陸氏曰虞作羔此六子依求索而為次第也本亦有

三男居前三女後從晁氏曰虞作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作羊非鄭作陽云此

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露露之凝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鹵之凝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蔡氏曰少女從娣為娣故為妾內很外說故為羊○余氏曰陰在上皆有決義震陽動故躁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以達其怒也附決者始雖親而動不免於去也○程氏曰為少女兌三索而得女也為附決陰善附乘剛必決也又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合者如乾為馬坤為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相符合者如乾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屯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屯之鹿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而卦爻无之者如為釜為布為羸為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之謂離小蠱之謂坎此它書所記而易與說卦俱无之又可以類推矣夫抵有象可見有數可數者无非易也○雙湖先生曰夫子取兌卦象如巫本巽互體如口舌本咸上六如羊本大壯夬歸妹此外皆所自取說卦之象夫子自取為多括前聖之例為少故求之於經不盡合也嘗考之說卦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夫子初未嘗有先後天之分也自邵子發明之朱子表章之然後義文之易辨明於世而夫子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始各有歸着俾學者觀於卦位之對待流行而先後天之分較然矣今觀第六章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至莫盛乎艮是承前章論後天八卦之位自水火不相逮至既成萬物也仍是先天八卦位次啓蒙亦已言之矣若自第七章至第十章啓蒙引之以為文王觀已成之卦推未明之象以為說而謂之後天之學入用之位竊謂自七章至篇末十一章皆先天八卦位次而夫子推未明之象以為說故其卦爻與第三章第四章同姑附臆說于此○柴氏曰易自大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莫非象也為馬為

首稱乎父三章正象也為天以下八章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使人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為馬為首以下亦馬一體象也男女之分亦馬牝牡象也別而言之於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於震又有善鳴鼻足作足的類之各異於坎又有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之別坤之象又為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別象然自坤而降或曰其於地其於人其於馬其於輿其於稼其於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為天為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於人其於木之類至於乾之為道无不周備萬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八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精之為道德性命羸之為形色聲容內之為視聽言動外之為君臣父子大而至乎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何物也大極也大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徒知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飢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迹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於神明无作於人直與天地相為終始是則豈直俟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真筌蹄耳

序卦傳

附錄

程子語序卦非易之縕此不合道韓康伯注遺書○朱子語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

儒亦以為非聖人之縕某以為謂之非易之縕則可謂非易之縕則不可周子分精與縕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縕事事來雜都有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

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縕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元窮便是精道夫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成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
 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二篇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雙
 湖先生曰文王演易美里取伏羲六十四卦分上下經二篇大抵本先
 天圓圖以東西南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為上經之終始以西北隅艮東
 南隅兌合而為成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為恒四隅反卦為下經之始
 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艮巽
 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為次非復先聖之舊夫子序卦直以卦名
 發其次第之義它則未及又蔡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
 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為訟泰為否隨為蠱晉為明夷家人為睽此不善
 變者也反利為復遯為壯蹇為解損為益困為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
 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
 天地之妙歟又嘗合上下經始終而論之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
 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為主
 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為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為切
 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
 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
 上下經皆以坎離為終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纂註

雙湖先生曰乾坤為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會遇

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

之始生也

纂註

張子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項氏曰屯不訓

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纂註

郭氏京曰

蒙者蒙也物之釋也物釋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需者飲食之道也

纂註

郭氏京曰蒙者蒙昧也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

故受之以比

纂註

雙湖先生曰需訟之後坤遇坎而為師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

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同故受之以履是氏曰案王輔嗣略例所引 **纂註** 郭氏京曰比者親比也脫

下有履者禮也一句誤入註中如巽之象 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

履為有禮也 雙湖先生曰師比後乾方與巽兌會成小畜復此長少二女代

兄從父始入用惟離中女未用耳乾坤 履而泰 ○音訓履而泰晁氏 **集解**

至此十變十成數也陰陽之氣一周矣 鄭氏曰晁氏云 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纂註** 朱氏曰禮者履而行之

道故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 愚謂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

故受之以否 ○音訓否陸 **纂註**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

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雙湖先生曰小畜復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

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處其會者宜知警戒為

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

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纂註** 司馬公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

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 雙湖先生曰泰否而後乾

坤異處乾自與離相遇為同人大有至此則離始入用而三女之卦全用矣 有

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音訓有大者晁 **纂註** 朱氏曰

歸為已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

豫 **纂註** 雙湖先生曰同人大有後坤又自與艮震相遇成謙豫

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母也至此震艮二男復用事矣 豫必有

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纂註 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

蠱若无預乾坤其實乾坤三陰三陽雜居隨自否 蠱者事也 **纂註** 項

初上變蠱自泰初爻上變謂非由於乾坤可乎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纂註**

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物生矣 臨者大也 **纂註** 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

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元 業由事以生 **臨者大也** **纂註** 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

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 物大然後

妨焉 南軒張氏曰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 **可觀故受之以觀**

陸官變反 **纂註** 南軒張氏曰天下皆水也唯

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閻氏曰物大然後可觀昔孔子觀於東

海之水子貢問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 孔子告之以似德似義

通志堂

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可觀之說○雙湖先生曰可觀而

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嗑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嗑乎

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楊氏時曰物不

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蘇氏曰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則

相瀆相賣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雙湖先生曰臨觀而

後噬賁雖震離艮相遇而成實亦乾坤三陰三陽分布隨蠱由泰否變噬賁由

隨蠱變隨五上易為噬賁蠱初二易為賁也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

之以剥音訓亨陸氏曰許庚纂註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貴於文文之

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反鄭許兩反徐向音同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

其不通故受之以剥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物

下故受之以復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余氏曰自有事而

次之以復○雙湖先生曰噬嗑賁後坤遇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

艮震而成剝復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母也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

无妄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余氏曰自有事而

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偽之始也故

一變而為剝剝而復則實獨存而不妄矣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訓然後可畜朱氏曰前曰此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

鄭作物然後可畜故次以小畜无妄然後物循理可畜大畜故次

之以大畜○閻氏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雙湖先

生曰剝復而後乾遇震艮而成无妄大畜亦為長少一男之從父也物畜然

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南軒張氏曰畜然後可頤頤者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朱子語問不養則不可

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

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道夫子所以應物然君子處則中立動則

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雙湖先生曰无妄

大畜後震艮巽兌雖男女長少自合成頤大過然頤互兩坤大過互兩乾謂之

无乾坤不可也自乾坤至此无一卦无乾坤信矣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蓋以中為

雙湖先生曰愚觀物不可終過故受以坎之辭蓋以中為坎者陷也陷

貴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无過矣下文又以陷言之音訓晁氏曰王昭素云

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音訓晁氏曰王昭素云

所感故受之以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

集解 朱子曰 右本篇

纂註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

周易會通卷十四

二十一

通志堂

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者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雙湖先生曰頤大過而後坎離終焉頤似離大過似坎固也頤初二五上變則為重體○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之坎大過初二五上變亦為重體之離矣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音訓錯陸氏曰七各反徐七路反附錄朱子語或問太極圖下二

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上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先生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賀孫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曰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道夫問錯字陸氏直兩音曰只是纂註南軒張氏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纂註成者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楊氏時曰乾坤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教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為人倫也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以恒纂註雙湖先生曰咸恒為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長兌巽震之會遇恒者久也物不可

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音訓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是遯者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纂註雙湖先生曰咸恒而後為父之臨二男也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附錄朱子語問壯與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音訓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是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

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纂註閻氏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纂註南軒張氏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

○音訓難陸

纂註

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為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蹇者

難也物不可以終難

故受之以解

○音訓解陸

纂註

雙湖先生

曰家人睽而後艮震遇坎而為蹇解自遜至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

失故受之以損

附錄

朱子語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

緩乃是解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字

損而不已必益

故受之以益

益

纂註

雙湖先生曰蹇解而後損益次之者咸十卦變之盡為損而艮上

益

益而不已必決

纂註

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決

者決也

決必有所遇

纂註

雙湖先生曰上決

相遷而後聚

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

相遷而後聚

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

相遷而後聚

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

升故受之以升

○音訓升

纂註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

上者為升也

○雙湖先生曰夬姤而後兌巽遇

坤而成萃升亦為母之臨二女也坤體止於此

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

纂註

雙湖先生

後兌巽遇坎

纂註

曰萃升而

而成困井

井道不可不革

纂註

朱氏曰井

不食治井之道

革物者莫若鼎

纂註

雙湖先

去其害井者而已

故受之以鼎

纂註

生曰困

井而後兌巽遇離

而成革鼎自夬至鼎八

纂註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

之以震

○音訓長

纂註

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

纂註

震者動也物

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纂註

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

止故受之以艮

○雙湖先生

纂註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

纂註

漸者進也進必

有所歸

纂註

閻氏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

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雙湖先生曰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言也又曰震艮而後艮巽兌震又自相遇而為漸歸妹亦成

恒下二體合為漸上二體合為歸妹也

之以豐纂註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致大之道也○雙湖先生曰亦借歸

字汎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居故受之以旅纂註雙湖先生曰漸歸妹後震艮遇離成豐旅

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音訓說陸音

悅下**纂註**項氏曰入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

故受之以節纂註雙湖先生曰巽兌又自出而遇坎以成渙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纂註朱

曰行者足相過也小過以陰過陽有行之象○雙湖先生曰渙節後兌巽艮震

自相遇為中孚小過亦咸恒上下二體交互相重成卦也咸恒一變損益再變

漸歸妹三變中孚小過陰陽各從其類焉

南軒張氏曰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襄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

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八道憂也張子曰易為君子謀大哉言矣○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自咸恒而下三十四雜卦亦然序卦反對雜卦亦多反對此其所同也序卦以乾坤頤大過坎離在上篇中序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皆成十八卦雜卦但以乾坤在上篇餘盡在下篇又自大過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異也○龍氏仁夫曰案春秋傳釋經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為經羽翼非創作也

乾剛坤柔附錄

朱子語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

害其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柔及二五之

憂

陸古亂反○音訓比樂陸上毗志反下音洛○纂註蘇氏曰有親則樂動眾則憂○閻氏曰比順從居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余氏曰在上而得眾故樂

或求

朱子曰以我求物曰與物來觀我○附錄朱子語臨求之義臨之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道夫

臨觀之義或與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音訓見陸賢遍反下兌見同鄭如字○纂註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

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故不失其居蒙然而生故雜二為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柴氏曰在蒙味之中雖未有識別而善理昭著○郭氏京曰蒙稚而著稚字誤止雜字蒙之為義當蒙味幼稚之時心

无所定非叢雜之義矣○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音訓盛衰陸氏曰鄭虞作衰盛○纂註蔡氏曰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余氏曰損益盛衰之始泰否之變也○愚謂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為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大畜時也○音訓陸氏曰剛健者難畜當災也無妄之災乃所謂災也○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萃聚而升

無妄災也○音訓陸氏曰剛健者難畜當災也無妄之災乃所謂災也○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萃聚而升

不來也○音訓陸氏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謙輕而豫怠也○音訓陸氏曰

作怡晁氏曰虞云豫樂祖考故怡○附錄朱子語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道夫問謙何以為

也去偽○纂註柴氏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項氏曰

也去偽○纂註柴氏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項氏曰

也去偽○纂註柴氏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項氏曰

未分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音訓食晁。氏曰一作合。集解朱子曰白受采。纂註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郭氏雍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余氏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者蓋色至於賁。允見而巽伏也。音訓見晁。氏曰鄭作說。集解朱子曰允陰則易過矣故戒之。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音訓飭陸氏曰音救。鄭本王肅作飾。集解朱子曰隨後當。纂註朱子曰隨以无故為善有欲皆利心也。又曰不主於故隨時而行。難而畏无難也。余氏曰隨從否。剝爛也。復反也。音訓爛。陸老旦反。纂註朱子曰剝爛五陰潰於內也。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晉晝也。明夷誅也。

也。音訓晝陸氏曰音傷。陸氏曰音離在上。而明傷。郭氏雍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孫氏奕曰晉晝也。明夷誅也。以誅對晝非反對之義。大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則知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若以為誅豈聖人雜卦之言邪。井通而困相遇也。集解朱子曰剛柔相遇。纂註郭氏雍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為困。項而剛見揜也。纂註氏曰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

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允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咸速也。恒久也。集解朱子曰咸速恒久。纂註郭氏雍曰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蔡渙離也。節止也。纂註蔡氏曰風散水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渙離也。節止也。故離澤防水故止。項氏曰渙節止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為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解緩也。蹇難也。音訓解陸氏曰音難。陸氏曰音蹇。蹇者見險而止。故為難。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集解朱子曰止謂不進。纂註蔡氏曰大壯陰止遯陽退。徐氏曰止而不進。天之道也。節止也。謂其所限節而過止之人。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音訓眾陸氏曰音訓眾。陸氏曰音訓眾。故曰大有眾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合乎人人亦親之故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音訓去。陸起呂反。纂註朱子曰水火也。故革去故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鼎取新。項氏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亦以離為主也。小過過也。中

通志堂

通志堂

孚信也

纂註

蔡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夫豈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于中夫豈

邀約之所

能致哉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也字親寡旅也陸氏曰苟本豐

集解

朱子曰既明且

纂註

項氏曰卦名皆

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為句

集解

動其故多矣

纂註

在句上旅獨在

下者取韻協也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矣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合

羈旅則親戚離作易者其知之矣二卦皆主離言之雷與電俱至其為黨不亦

盛乎山上有火其為勢不亦孤乎○愚案

朱子本義多從古文如故下无也字之類

離上而坎下也

集解

朱子曰不處

纂註

行進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寡一陰

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纂註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過者

也故曰訟不親也○項氏曰需訟皆主乾言止坎下故不進違坎去故不親

大

過顛也

纂註

徐氏曰本

未弱故顛

始遇也

附錄

朱子語女

待男而行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附錄

朱子語女

待男而行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纂註

蔡氏曰六位

皆當故定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終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女未嫁之稱

既嫁為婦則女之終矣

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

附錄

朱子語女

待男而行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附錄

朱子語女

待男而行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

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

附錄

朱子語女

待男而行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歸妹女之

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字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淵問乾坤大過

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別卦是如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

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

只二十四卦翻轉為五十六卦中字便是箇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

字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

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二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有六

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

纂註

蔡氏曰自大過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二十六與六十四同並董

纂註

蔡氏曰自大過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以下有亂簡案

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為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

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丘氏曰今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

亦叶但不當僭改經文爾○愚案蘇氏亦有改正自頤大過而下數卦然不若

蔡氏

之安

之安

之安

之安

之安

之安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後學 成德 校訂

